

四庫全書總目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第二十四冊

- 卷一百三十八 類書類存目二
- 卷一百三十九 類書類存目三
- 卷一百四十 小說家類一
- 卷一百四十一 小說家類二
- 卷一百四十二 小說家類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八

子部四十八

類書類存目二

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

通行本

明王圻撰圻有東吳水利考已著錄是編續馬端臨之書而稍更其門目大有欲於通考之外兼摺通志之長遂致牽於多岐轉成踈駁蓋通考隨通典而作數典之書也通志具列朝為紀傳其略即志其譜即表通史之屬也其體裁本不相同圻既兼用鄭例遂收及人物已為泛濫而分條標目又復沿絲而勢如各史有不臣二姓之人不過統以忠義圻則別立忠隱一門各史於忠孝節烈之婦女不過統以列女圻則別立忠婦孝婦節婦烈婦諸門各史於篤行騎節不過統以孝義圻則別立順孫義夫義女義徒義母義妾義僕諸門均乖史法至於義物一門孝釋一門尤為創見罕聞各史但有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傳已為門戶之私圻更立道統考而所收如楚元王之類不過性喜聚書范平王接之類不過隱居高尚去取更為不倫此皆牽於通志紀傳之故也他如田賦考內所載免租當列於賑恤門貴州鹽引課宜列於鹽鐵門打青草喂養馬匹事例宜列於兵考而皆誤載於田賦國用考內漕運門載金天興元年進餉汝州兵此乃用兵轉餉非漕運也又海運已自列一門而雜出於漕運之內所載海道遠近尤為不詳運官遞補屬選舉考類之事更不當列於漕運門土貢考內所載明制其時雖已歸折於一條輟之法然尚有解赴內府之項載於明會典者甚詳乃皆脫略選舉考內所載邵元節李夜宵乃一時恩倖不當別立方伎選舉一門學校考內所載州縣書院元制官置山長猶屬學校之支流明則處處私置志書尙不能悉登此書乃泛載之殊為冗濫職官考內載元職官僅本元史其上京分署載於析津志諸書甚詳見元人集者尤夥乃皆漏略論法考祇引史記餘多挂漏即朱謀埠所輯諸篇萬歷初尙存不容嘉靖末不見亦為甚爾經籍考內所載南宋諸人文集尙不及文淵閣書日之半金人文集載於中州集小傳者百有餘家所載僅十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百三十八

子部 類書類存目二

一二而琵琶記水滸傳乃俱著錄空爲後來論者之所議六書考全鈔鄭樵六書略又錄唐韻及宋禮部韻略序
序毫無斷制所載法帖僅明代所刻寶賢堂帖十數則又既立經籍考一門復於六書考內復載字書法書
更爲舛雜至於釋家一門本可不立既已立之而宗律二門未能分晰列釋家法嗣一門而二祖六祖以下
法嗣又未能詳敘殆進退無據矣自明以來以馮氏書止於宋嘉定中嘉定後事蹟典故未有彙爲一編者故多
存坊書以備檢閱今彙 睿鑿高懸洞知是編之舛陋 特詔儒臣重爲纂輯業已勒有成書圻之舊爰覓以
既可也

案此書雖續文獻通考而體例迥殊故文獻通考入故事此則改隸類書

三才圖會一百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圻撰是書彙輯諸書圖譜共爲一編凡天文四卷地理十六卷人物十四卷時令四卷宮室四卷器用十二
卷身體七卷衣服三卷人事十卷儀制八卷珍寶二卷文史四卷鳥獸六卷草木十二卷採摭浩博亦有足資考
核者而務廣貪多冗雜特甚其人物一門繪畫古來名人形像某甲某乙宛如目睹殊非徵信之道如據蒼頡四
目之說卽畫一面有四目之人尤近兒戲也

正音廣言四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蒞撰蒞字子巖高陽人嘉靖中舉人官至青州府推官是書以等韻分二十二部而又非韻書如京字部爲
第一則云天對地日對星曉燕對春鶯云云蓋鄉塾屬對之本而首標葉向高遶鹿善繼間似乎必無其事其李
國楷序始亦贗託也

百史鈔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之恆撰之恆有黃海已著錄是書明史藝文志作九十一卷編首顧起元序云內紀內篇以內之而忠孝節
義懿行名言之要舉外紀外篇以外之而豪傑奇偉技術黠異山川名勝之事彰雜紀雜篇以雜之而草木鳥獸

鬼怪瑣屑快諧隱僻之用別紀以類其事篇以類其言內之目十七外之目三十雜之目三十二爲月七十九卷九百九十有六今是編僅存內紀內篇蓋殘闕不完之本然體例雜糅次第亂其全書已可見一斑矣

楚騷綺語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之象編之象有太史史例也書錄是書摘楚辭字句以供博稽已爲剽剝之學又參差雜錄於二十五賦不復著出自何篇亦與黃省曾騷苑同一批陋

褚記室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潘垣撰垣有淮郡文學志已著錄是書分天地人三部每部又各分子目大抵鈔撮而成尤雜特甚又多附錄前明事實間以委巷之語尤有乖離駢也

註釋敬業對偶續編四卷 內府藏本

明孟紱撰鄭以誠註紱以誠皆始末未詳其書案韻屬對自一二字至十餘字不等每韻三則蓋鄭整啟蒙之本也紱書成於嘉靖中以誠註成於崇禎中前有周燦序謂書稱續編必原有初編而逸之是初刊之時已非完本矣

三通政典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若換人名氏并不著書名江蘇採進遺書目錄題曰三通政典亦不知何據也其書皆場屋策料每題爲論一篇篇末或云爲聖明獻爲執事獻其稱明世宗曰今上效無錫山川人物曰愚也幸生於斯蓋嘉靖間無錫人所作也

類傳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鄧若庸撰若庸字虛舟崑山人少爲諸生以任俠不羈見斥客趙康王厚煜邸中厚煜給以筆札令其做初學記藝文類聚越二十年而成此書凡分二十門江南通志文苑傳謂若庸爲趙王著書採撮古文奇字累千卷名

曰類傳蓋傳聞失實之詞不足據也沈德符敝帚軒利語稱其書與俞安期唐類函俱有功藝苑安期亦雅慕鄭書以不得見為恨久之而太學生汪瑛者始為梓行然徵引太簡敘事多不得首尾未足以為善本

各元齋別編十卷 浙江朱彝尊家藏本

明趙樞生撰樞生字彥材徽州人據其子頤光後故樞生所著諸書皆無錫顧冷排纂成帙有內編外編遺編別編庶編鞏濟古文編字廣編即續編也通三十四卷此別編十卷則所纂輯故實也跋稱分十八門而書中實十九門其次序又

與目錄不應殆偶然割記以備遺忘本無意於著書故事無始末亦不詳其出典後人強為編次遂釳釘割裂不堪卒讀其最無義理者莫若同仇考一門如云宋真宗時契丹耶律休哥死其年樞密使兼侍中曹彬亦卒又云

帝昺時陸秀夫張世傑負帝死於海其年元西僧八思巴亦死諸如此類竟不解其何意也

古傳考略六卷 內府藏本

明顧充撰充有字義縵略已善錄是書摘錄古人傳語為類三十有四附以註釋亦間有考證末有重刻自跋稱

始集古傳於定海學宮鏤版行之而嫌其未備更加增補云云然究亦未能精核也

藝圃萃蠟錄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是書分類標題各繫以總論蓋經生揣摩對策之本卷首題曰丁卯解元用齋周汝礪選戊辰進士貞菴蔣以忠

纂丁卯同年菴菴蔣以化輯竟不知實出誰手也

三才考略十二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明莊元臣撰元臣字忠原歸安人隆慶戊辰進士是書備科舉答策之用分十二門皆批選典通考諸書為之其

目列樂律第九書中乃第六目列漕河第十二書中乃第九目列學校第八書中乃第十一目列兵制第十一書

中乃第十二蓋卷帙之先後尚未及檢校矣

翰林諸書選粹四卷 內府藏本

明張元竹撰元竹有紹興府志已著錄其書採掇諸子之語分編二十五類其第四卷臣道類外又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門目殊嫌冗雜

黔類十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蟻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爲其巡撫貴州時所輯故曰黔類實隸事之書非黔志也凡分三十六門自序稱取古今軼事僻事類之經書人所共讀者略類書已載者略然皆耳目習見殊罕異聞且多引玉海太平御覽輾轉稗販割裂失真竝迷其本書之出處而云類書已載者略豈其然乎

祝氏事偶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祝彥標彥字元美山陰人萬歷癸酉舉人其書取史傳所載古今事蹟之相同者傲世說新語門目分條徵引以類相從舊目所不賅者復分天地人三部以隸其後自序稱因見余實同姓名錄而作蓋彼以名同而此以事同義相仿而例則各殊大致與後來方中德古事比約略相似而不及其精密每條後開綴評語詞意儼薄瀰爲畫蛇之足

廣修辭指南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與郊撰與郊有檀弓集註已著錄是書分二十部每部或分子目或不分子目各列浦南金修辭指南原文於前而增續於後每類所補不過十數條又不多著出典殊無可取

經綸對類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屠隆撰隆有篇海類編已著錄是編採對偶字句自一字至四字各區門類皆市井幃軸之詞其首載習對歌之類尤俚陋可資笑噱隆雖佛蕩不檢游談無根然其謬尚不至此殆坊賣所託名也

何氏類纂三十五卷

內江總軒採進本

明何三畏撰三畏有雲開志略已著錄是編取類書典故以駢語聯絡成文每類各爲一篇以便記誦卽宋吳淑事

類賦之意但不爲韻語耳然皆不著出典事無源委不便引用亦不及淑所自註淹洽也

事詞類奇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徐常吉撰常吉字士彰武進人萬歷癸未進士官浙江按察司僉事是書爲類二十有四其序次先經後子史以及仙釋之屬分門輯事依類選詞其條下註釋則吳人陸伯元作也

六經類聚四卷

江蘇周厚
增家藏本

明徐常吉編陶元良續增元良字乃永武進人是書以六經之語分類爲十八門以備時文剽剽之用

春秋內外傳類選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明進士楚潛樊王家撰其始末無考太學進士題名碑萬歷癸未有三甲進士樊王家湖廣潛江人當即其

人也其書以左傳國語各標題目分編二十三門以備時文之用開列註音訓一二字亦皆淺陋與經學毫無所關

而又非文章正宗選錄左傳之例無類可附姑從其本志入之類書類焉

奇姓通十四卷

浙江汪啟
淑家藏本

明夏樹芳撰樹芳有柄真志已著錄是編以楊慎所輯希姓紀錄未備因復考之上古下迄於明取姓氏之不經見

者分韻編次複姓則另編於後然引據未博體例亦往往疎舛如廣韻東字下所收古人至多今止錄東不訾一人

又眉間尺引吳越春秋而吳越春秋無此文又凡傾書所已採者則竟標升庵集云云而不載引用書目俱不免於

踴駁也

異物彙苑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閔文振撰文振字道充淳梁人其書分二十七部雜採傳記奇異之事然亦多世所習見無出人耳目之外者如

蜺稱緹女一條註云出爾雅而爾雅實無此文則其徵引亦不足盡據也

廣家求三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姚光祚撰光祚字允昌吳縣人萬歷戊子舉人官保定府同知宋王遵原有十七史彙求十六卷光祚以其未備從而廣之分三十七類然但有對偶而無韻既不適童幼之誦讀註又簡略蓋無可取

男子雙名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陶涵中撰涵中字雪几嘉興人萬歷戊子舉人官至建昌府同知所記古今男子如嚴七七七保保之類凡二十一人自敘謂友人過飲以此爲酒令坐中各舉所知遂筆記之然如趙秉文之閑閑居士乃別號而非名又以余闕爲余闕闕不知何所據也

祕笈新書十三卷別集三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吳道南編道南有河渠志已著錄是書自序以爲本謝枋得未及付梓之書爲之增補然所載皆職官故實故標題有簪纓必用字別集首卷爲君道二卷三卷爲類姓割裂瑣碎尤多挂漏斷非枋得所作蓋後人假其名以取重道南未及詳考耳

事物紺珠四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黃一正編一正字定父揚州人是編成於萬歷辛卯明史藝文志著錄四十六卷今考其目自天文地理至瑣言瑣事凡四十六日非四十六卷也所錄典故率割裂餽釘又概不著原書之名是雖杜撰以盈卷帙亦莫得而稽矣

姓氏譜纂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別錄已著錄是書所列姓氏一依百家新箋新箋者湘潭黃周星所編以朱王萬壽爲首句者也然周星爲崇禎庚辰進士新箋後有自跋稱成於崇禎丁丑日華爲萬歷壬辰進士沒於崇禎初其作是書不應反用周星之新箋殆出偽託其書不詳譜牒世系而廣引人物非濫卽漏雖日華以書畫擅名不長於考證亦不應謬陋至此也

事物典故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李日華撰是書僅一百三十九頁雜剔類書故實鉅訂成帙舛謬百出卷首題魯重民補訂箋尉起校

正或即二人所託名歟

對制談經十五卷

浙江吳五樾家藏本

明杜涇編涇西安人其始末無考是書成於萬曆甲午因宋葉時禮經會元舊文百篇散出無緒乃分類排纂立

十五門以統之以其可資制科之用故易今名然葉書四卷本有次第涇以不便持摺改爲類書且於原文頗有

汰節非古人著書本志也

諸書考錄四卷

內府藏本

明徐鑒撰鑒字觀父豐城人萬曆辛丑進士官監察御史提督應天學政是編採諸書新鑿字句分三十六門而

地理一類又自分都邑山水雜錄三門實三十八門摺拾寒竊殊罕舛略又多不註出典其註出典者亦多刪改

原文勘驗本書率不相應蓋皆剽竊於類書之中非根柢之學也

諸經紀數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鑒撰是書於十三經成語中摘取其數以類相比自一數至萬數其有一句兼諸數者則別稱爲疊數而無

數目字者不錄各標本語略引上下文及註疏附於其下蓋欲仿小學紺珠之例然雜事不妨類隸豈容割裂聖

經以供持摺也

八經類集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許擢撰擢字子遜同安人萬曆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八經者易書春秋禮記周禮孝經小學也擢掇拾

其詞分天地倫常學術君道臣道朝政禮樂雜儀世道九類而其姪念礪又刪補而註之所採諸經於三禮獨不

及儀禮小學成於朱子亦不當與六經並列皆爲疎舛擢以制藝名一時而所恃爲根柢者不過如此卷首題名

之下夾註辛丑會元四字尤未能免俗也

瀛軒開鏡補續詞叢類採八卷 兩江總書 採進本

明林漣撰瀝字元盛福州人官廣東三水龍門二縣教諭終於昌化縣知縣是書成於萬歷庚戌雜採古書之詞
分一百六十門頗為繁碎蓋為謀龍門諸生而作藜軒者龍門學譽齋名也據其自序尚有前集故此曰續採云

與議隨筆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楊德周撰德周有澹園芋記已著錄是書雜採經史奇字鈔撮成帙多引原註發明甚少

寧言要元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懋學撰懋學字希顏福唐人萬歷壬子舉人官兵馬司指揮是編分類雜事凡天部三卷地部八卷人部十
四卷事部四卷物部三卷取提要鈎元之義以名其書然蕪雜太甚不稱其名

獅山掌錄二十八卷 浙江吳玉 採進本

明吳之俊撰之俊字彥章號芝房歙縣人萬歷癸丑進士官武強縣知縣是編纂輯故實特取雋類 其每卷標
目亦喜為新異曰甄元曰控輿曰挈壺曰采真曰測符曰提靈曰綜掖曰緯閭曰襄查曰延清曰宜籟曰緝章
曰簡樓曰合雋曰挹溫曰蒼芳曰循蜚曰登脂曰抽騎曰犁潛曰苑萌曰連蟻 曰游環曰折致曰詮際曰拾璣
凡二十六類然多不著出典亦神販之學而已

諸經纂註三十四卷 江蘇周厚 採進本

明楊聯芳編聯芳字懋實漳州人是書成於萬歷癸丑以諸經割裂分類而各註字義於旁以便記誦

駢字濫膏二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徐應秋撰應秋字君義號雲林浙江西安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是書皆採摭經史駢連之字
備詞藻之用凡詮義十卷釋名十四卷每卷又各分子目皆略為註釋而不盡著出典大概剽諸宋謀埠駢雅

居多殊僅釘不足依據其名憑得者自註引王嘉拾遺記曰蒼梧有鳥名憑得能吐五色氣又吹魂和塵積成
成鬻名書之義取此云云非惟險僻無義理且考之嘉書是舜帝南巡葬於蒼梧之故實尤非佳事請迂怪
不經矣

經濟言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陳子壯編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歷己未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晉尚書明亡殉難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撮
輯諸子名言自管轄迄唐宋分類標題以供程試之用非真為經濟作也

事文玉屑二十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楊宗稟宗不知何許人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然二十六類之中荒唐俚謬繁竹難書明人著述之陋殆無
出其右矣

朱翼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江旭奇編旭奇字舜升歙縣人萬歷中官安岳縣縣丞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稱其在太學日嘗奏上所著
孝經翼孝經疏義併請敕儒臣補成孝經大全命題取士蓋亦講學之家然是書則僅供場屋之用故許成智序
謂亦名論策全書蓋為舉業而設凡分六部曰管窺曰曝日曰完甌曰委質曰志林每部之中又各分子
目皆摭諸書以類排纂而是非一斷以朱子故名朱翼中多引釋典道書殊乏別擇甚至採及水滸傳九龍雜
不倫實與宋子之學南轅北轍也

史說暨蘇一卷

兩淮監政採進本

明黃以暨以暨字孝義龍溪人是書取史事之相類者隨筆記載閒加評騭自序謂舉蘇釋勞萱草上忘憂故以
董蘇為名然闕漏殊甚尚在後來方氏古事比之下也

唐類函二百卷

內府藏本

明俞安期編安期初名彙字公臨後改今名字淡長萬歷末布衣此書取唐人類書刪除重複彙爲一函分四十三部每部皆列藝文類聚於前而初學記北堂書鈔六帖次之取材不濫於諸類書中爲近古惟時令兼取韓鄂歲華紀麗未免非前四書之倫又事關政典者既剽取杜佑通典補之又寥寥數條挂一漏萬體例皆爲未善且顛倒補綴誘舛亦多同時吳允兆亦有是編但無六帖議者謂兩書並出殊爲無謂允兆遂舉以讓安期其中體例亦有兼採允兆書者安期凡例嘗言之不自諱也又朱國禎湧幢小品曰俞淡長山人刻類函二百卷盛行於時然世廟時原有此書乃鄒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書成而鄒卒於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何如云云然鄒若庸書與此書體例迥異國禎殆未見其本以臆揣之歟

詩高類函一百五十卷

內府藏本

明俞安期撰是書取皇古以迄唐代之詩彙爲一編自盛唐以前刪去者少中晚以後則多所刊削凡分三十六部七百七十餘類其凡例言以材具爲主以摭拾爲用故但分門摭錄開附以詩話小說又稱焦竑之語以爲藝文類聚初學記諸書所採不載全文因於長篇大什皆加刪削蓋類書之體非總集之例也

類苑瓊英十卷

兩世蓋改採進本

明俞安期編分別事類纂輯故實條止撮舉二字而以原文細註其下其體例前後頗無倫次又天文一類盡皆闕如疑爲未成之書也

劉氏類山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嗣昌撰嗣昌字燕及桐城人萬歷中官至興化府知府是書爲目七十所載之事自唐而止較明代類書泛載近事者差爲近古然大抵轉相裨販未見賡洽

卓氏叢林八卷

內府藏本

明卓明卿撰明卿字徵甫錢塘人萬歷中由國子監生官光祿寺署正是編採摭類書分門輯錄頗有節擇而取

材未富談遷叢林藝實謂是吳興王氏之本明卿竊取之考明卿嘗據張之象唐詩類苑刊行則是說似亦有據矣

史學彙珠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應充撰應充字子美紹興人萬歷中貢生是書分類錄事以坊本綱鑑為主而稍摭類書附益之皆集為偶句以便剽襲冠以歷代帝王歌括中分天地災祥君道臣道倫理品論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人身德惡人事官職物類十七門又分子目三百二十五如以心學屬之禮部不知其何取又品論門中有何如一目尤從古類書所未聞自序言書成之日夢一神人幘頭皂袍自稱待制包某以其褻貶合義特來勞之又言作序之日五星聚奎語皆謬妄即其書可知也

事典考略六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徐袍編袍字仲章婺源人是書採前代事蹟及先儒議論分目凡八十有一割裂經典叢雜瑣碎蓋免圖冊子也

故事選要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思義撰思義有宋史纂要已著錄是書採擇子史故事分類編次凡十五門多不註所出動輒舛誤如雪門收錄寫丹事已為不倫又誘張雲容為趙容云則他可知矣

劉氏鴻書一百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仲達編仲達字九達宣城人是書分二十四類又分子目二百六十有奇事實詞章相雜而載每條皆註所出較明人杜撰之書稍有依據然大抵轉引類書不盡出於本文則亦裨販之學也卷端題湯賓尹副定而李維植序乃稱校離更有力者為李成白謝少連賓尹序中亦無一字及副定事蓋坊賈刊是書時以仲達諸生恐不見重借名於賓尹耳

儒由數類六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汪宗姬撰宗姬字肇邵歙縣人是書明史藝文志作儒數類由蓋刊本誤也所錄故實皆以影統計自一至萬罔不畢具然體例尤雜如二獻條下乃列二齊等論二十一條如但據標目於何尋檢且名曰簡而當詳於儒而二氏之言仍復採入甚至萬善二字引及太上感應篇不亦慎乎

蟬史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穆希文撰希文有說原已著錄是書專記鳥獸事實故以蟬名分為羽蟲毛蟲鱗蟲甲蟲諸蟲五類然蟬乃蠶魚之別目非蟲之總名制名殊譌徵引亦多未暇又中間所稱蟬史曰者即其本書乃雜劇古書之聞反若引用者然於體例亦乖也

婦女雙名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李肇亨撰肇亨字會泰嘉興人太僕卿日華之子也所錄古今婦女雙名凡六十七人自序謂王元美會州石言張睿父瑯琊代醉編陳無功析醒漫錄中皆有所載而彼此未備暇日偶有所睹即隨手錄出又兼三書考其出處云

五侯鯖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彭儼撰儼字若思江西人其書分類隸事凡十四門所載皆不著出典庶拾叢雜無可採錄

文竿彙氏二十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傅作真撰作興字廷用建昌人是書彙輯古來姓氏兼載人物分君姓臣姓諸侯大夫公族補遺艱姓各標目上闕而下附偶語一二聯體例已陋至所列系冑皆妄以已意附會之如以皇姓為出於三皇氏胥姓為出於赫胥氏桑姓為出於空桑氏又若巢父為出於有巢氏鑿空者合不可枚舉非特昧於三代姓氏之辨即後世譜牒諸家亦全未寓目可謂不知而作者矣自序云文本於氏正文者宜先正其氏以辨其文而溫筆其是懼故以二字

爲名其說亦支離無義理云

藝林類百八卷

浙江吳玉
解家藏本

明李紹文撰紹文字節之華亭人是編成於天啟癸亥因小學紺珠而變其體例摭拾故實不分門類不詳出處但以數目爲標題自一至百故名曰藝林百大抵每節疎舛不足以資考證也

十三經類語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明羅萬藻編萬藻字文止江西人天啟丁卯舉人福王時官上杭縣知縣唐王僭號於福建擢爲禮部主事未幾卒故至今時文家稱曰羅儀部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是書因坊本五經類語更取十三經廣之分一百三十四類杭州魯民重又爲之註按萬藻雖僅以時文名家而所學具有原本其時文幽渺湛深純以意運亦決不用比餽餉之功況其時張溥與張采立復社艾南英與章世純陳際泰及萬藻立豫章社會南英選刻時文塗乙適當爲眾所詬乃取己及三人之文亦分合作摘謬二例塗乙其半刊以示公溥等因以離間其交世純際泰皆爲所動而萬藻恬於名譽獨不從溥今此書之首乃有溥序與當日情事尤爲乖刺殆民重託稱萬藻籍豫章社之名以行又爲溥序藉復社之名以取重總之坊買伎倆而已

殊物異名疏三十卷

浙江吳玉
解家藏本

明陳懋仁撰懋仁有年號韻編已著錄是編彙輯物名之異者爲之箋疏凡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分二十五部歷多措拾雜說轉相裨販如采祗雪凝 國靈木 鏡湖社 月賦 人人習讀而其註稱類書地曰至祇是併文選未考也大瀛海字出騶衍傳而註曰大瀛海之異名見榜嚴經註是併史記未考也得并字見左傳而註曰韻書并無水曰智是三傳亦未考也其他可以例見矣又異名者名之異者也如虹一名望武電一名列缺是也而所列鷄彝黃目瑞節玉瓚之類乃其本名何以爲異至於沙嶼泥蟲乃是異物並無別名濫列簡牘以充卷帙體例亦乖舛之甚也

尚友錄二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廖用賢編用賢字賓子建寧人是書成於天啟中蒐採古人事實以韻為綱以姓為目其例一如萬姓統譜諸所紀載詳略失宜無所考證蓋亦為應俗作也

詩學彙選二卷 內府藏本

明胡文煥編文煥有文會堂琴譜已著錄是書即坊本詩學大成中採輯重編凡三十九門所錄詩自六朝至於

明代妍媸竝列殊為猥雜文煥自序文亦陋劣詩學大成本依託於李攀龍此更掇拾其殘臘風益下矣

文奇豹斑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御康節外記已著錄是編分天文地理人物文史花木鳥獸器用人事釋教字學十類皆剽竊輕衍之文末一卷分韻編古字九多舛謬

五車韻端一百六十卷 通行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有春秋左傳評註測義已著錄是編因韻府羣玉而稍變其體例每韻之下先列小篆一字然後隨韻隸事其掛纂之序日經日史日子日集日雜又以賦頌歌詩之類分體標名綴列於後其日雜者蓋仙經

佛典之言考梁阮孝緒作七錄以釋道別為門日不入子家稚隆區而別之猶為有說至賦頌歌詩諸體本皆集

部之文而別立諸名殊無義例昔陰氏韻府羣玉前人病其龐雜無倫然其時去宋未遠多見舊本故朱彝尊跋

其書尚以所引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與句為足資考證稚隆此書名為廣所未備而舛謬彌滋且往往杜撰增添

非本書所有如平淮西碑下引舊唐史一條併載八千餘字碑人贈表不知世有段文昌二句此二句乃宋人之

語為蔡京改撰儲祥觀碑而作舊唐書實無此文如云別一舊唐史則唐宋以來著錄者實無此目如斯之類觸

處皆然又出陰氏書下謝肇淛序乃謂韻府羣玉為耳食獨盛推此編可謂曲阿所好矣

五經總類四十卷 內府藏本

子部

類書類存目二

八

明張雲鷲撰雲鷲子羽臣號泰巖無錫人崇禎初嘗以所輯經書講義獻之闕下此編復取五經及周禮孝經之語分門排比共為七十二類釐上下二集自跋謂大要不外經濟學術兩端上集為經濟下集為學術今案其目次以天道地道君德臣德聖學等為經濟而以衣服飲食器用宮室草木鳥獸等皆入之學術未為允協然雲鷲此書不過為舉業之用本不為經義立言亦無足深論今退置類書類中庶核其實焉

茹古略集三十卷

浙江通鑑 採選本

明程良孺撰良孺有讀書考定已著錄是書三十卷凡三百九十四篇每篇皆採類彙麗之詞聯為偶語其體全同事類賦自序稱不奇不已不幽不已不僻不已不合其奇者幽者僻者以成一家言不已然觀所徵引實了不異人也

古今好議論十五卷

編修勵守 謀家藏本

明呂一經編一經字子傳號非庵吳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是書輯漢唐以下迄於明季諸儒議論分經學經濟二門經學為類二十有二經濟為類二十有四共五百五十六則蓋以備場屋策論之用者也

名物考十卷

內府藏本

明劉侗撰侗有帝京景物略已著錄是書分二十三部附物理考通微志二篇皆採輯類書而成卷帙無多搜羅甚隘不足以供考核也

六經筭要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明顏茂祚撰茂祚有迪吉錄已著錄考顧炎武日知錄茂祚鄉試會試皆以全作五經題取旨中式嗣後始立五經中額今觀此書几分君臣人倫修治三門割剝字句無所發明蓋即其揣摩之本也自序謂稽古之力食報於諸聖人所見亦云淺矣

事物考八卷

浙江朱舜時家 曝書亭藏本

明傅巖撰巖字野清義烏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大抵本高承事物紀原而稍爲附益兼增入明代地名官制禮儀鈔合成書不免望漏如輿地言舜分十二州不著其名幽并營商周異制亦無剖辨又謂漕運爲起於秦之飛輓不知管子所載粟行三百里諸條卽漕運之原始載於通典者甚詳謂唐始以上柱國爲勳官不知隋制勳官已先列上柱國唐特沿隋之舊謂後漢改常侍曹爲史部不知後漢祇改爲史曹至魏時始改爲吏部其舛略往往似此唯所載明初文臣無諡及五軍營制諸條頗足參證明會典諸書之互異耳

備吹錄首集二十卷次集二十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文德翼撰德翼有宋史存已著錄是書皆採集古人新巧字句蓋沿楊慎謝華啟秀而廣之者然多不著出典時有譌誤間作品題亦皆僂佻之語蓋又兼涉竟陵之習者也

四六叢肆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何偉然撰吳正炳吳宗邵增刪偉然有廣快書已著錄正炳字初齋宗邵字敬齋並休亭人是編採掇故實撰爲駢偶之詞分類編次而總註於每門之後詞既拙俗註尤尙陋殆無一長之可取

廣韻藻六卷

內府藏本

明方夏撰夏字南明自號養春子長洲人是編取楊慎韻藻刪其繁複而廣其未備然挂漏仍多惟慎書假借均字爲韻字夏獨改從今文立心篤實不涉炫俗釣名之習爲寸有所長耳

麗句集六卷

內府藏本

明許之吉撰之吉僑里未詳其書採前人儷偶之語或一聯或數十聯分門編次亦楊慎謝華啟秀之類

文苑彙簡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丕顯撰丕顯字啟周自稱閩人未詳其邑里其書分二十九門鈔服類書體例殊爲猥雜

事類通考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大邑日報

子部

集部類存目二

九

明劉葉揆葉字芝華儂州人是書於古今事實分類纂輯凡七十七門隸事而開以評論或似割記或似語錄或似對句體例莫能名狀觀其以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十字分標十卷之號則其書可知也

叢統綱目三十九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卓有見撰有見莆田人其書以邱濬大學衍義補苴若水聖學格物通二書為本分立四門曰經傳格言曰史鑑證義曰諸儒論議曰國朝事實頗略於古義而詳於時務蓋亦林駟源流至論之類專為射策而作者

古今事物原始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炬撰炬有酒譜已著錄是書做事物紀原之體稍附益之而蕪雜太甚蓋制度器數皆可考其淵源至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與天地而俱生豈能確究其始轉輾援引彌見糾紛至於鳥獸花草諸門每類之首或括以偶語一聯或括以律詩二句乃從而釋之尤介陋之甚矣

古史彙編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韓孔贊撰孔贊字義一里貫未詳是書摭諸史典故分四十七門起於唐虞終於明代大致仿文獻通考而敘述簡略僅足供舉業對策之用

子史彙纂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馮廷章撰廷章字子建常熟人是書分二十四類每類之中又別為子目雖以子史為名而亦兼採詞賦自序謂一尺之筆方寸之木無或遺棄又謂上極天道下該人事六合之內略在其間其自譽甚力卷首列徵引書目千餘種唐宋諸志不著錄者十之六七明以來諸家書目不著錄者十之九廷章何自得之乎

類雅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風雨類引螽海集乃明王遠撰又鳥類引埤雅廣要乃明牛衷撰則明人作也其書皆由鈔撮而成亦往往不詳出典如開卷蔚藍天一條乃陸游老學庵筆記之語而失註書名又日御一條云天子有日

官諸侯有日御陳子昂詩還丹奔日御卻老傾靈芽註曰律歷志何史律歷志中有此語乎其疎舛可知矣
萬年統紀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引明代諸書皆仍其皇明之稱則明人首紀歷代帝王不以時代為次而以年數為先後由初生至四萬五千六百歲止為第一卷次紀孔子誕生至七十二歲止為第二卷以下載歷代臣民自初生至一千百有餘歲蓋為七卷末載佛氏神仙二家各為一卷列女為一卷採摭頗富然所徵引多出小說不足為據也
對類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詳時代凡二十門蓋村塾課蒙之本驗其格式猶明中葉所刊也
大政管鑷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科舉之策略也分敘吏敘戶敘禮敘經六曹舉其三而四部舉其一體例無所取義必非完書蓋經生家偶存之殘藁耳

汲古編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雜鈔古事分七十三門名目冗瑣時代顛舛如孔融在北海為賊所攻流矢兩集矛戟內接融憑几安坐云云此謂之鎮靜則可而列之智略門中是未見本傳下文城破融遁之事也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三聘就湯阿衡作相此自名臣類中事而列之忠烈門中與程嬰公孫杵臼相連殆不可理解矣每門之末必開空紙數頁蓋隨意雜鈔草未定之本故疏謬如是也

天華山房祕藏玉杵臼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原本無序錄卷首一行題曰西湖灑赫主人吳培鼎九牧父搗培鼎亦不知何許人案六書精蘊譌音香震怖也二龍竝飛威靈震赫見者氣奪自號必取灑字已極誕妄其搗字之義又因玉杵臼而附會之更屬不經觀卷中所載即取唐類函鈔撮十之二三去其總類又於諸細目中前後亂其部分蓋明季書賈作偽以欺人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九

子部四十九

類書類存目三

類姓登科考六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其書取明代登進士者以姓類從而各註鄉貫科分甲第於名下其任宦顯達者

并註其官階爵諡或一家世膺是選者則註曰某為某子某為某孫某為某之兄弟紀載頗為詳賅所註下逮

崇禎之末則 國朝人編也考唐書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錄二卷晁

公武讀書志載樂史探唐武德迄天祐進士及諸科登名者為登科記二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又載洪适唐

登科記十五卷是書詳列科名蓋猶古例又唐林罕元和姓纂以四聲分編宋謝維新合璧事類所列諸姓故

實則以鄉塾所誦之百家姓趙錢孫李諸字為綱此本蓋用維新之例其百家姓所不載者則附錄第六卷末

焉

典制紀略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探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承澤熟於典故是編廣徵博引頗資考核但中雖分官制河道漕運鹽

茶錢鈔禮樂諸門而河道前後複見禮教之後又雜入學田刻書數條頁舉之中又雜入趙撝謙精於六書一

段田賦之後復載錢法二則三司使一條又不附於官職之內顛倒龐雜毫無次第蓋偶得一二事則隨筆書

之故中多空行且間有添補之處亦有刪汰之處蓋未定之書後人錄其殘案耳

經世篇十二卷 編修汪如
藻家藏本

舊本題崑山顧炎武撰其書門類悉依場屋策目每日一篇附以諸家雜說頗為弁陋蓋應科舉者鈔撮類書

為之而坊賈託名於炎武也

考古類編十二卷 通行本

國朝柴紹炳撰紹炳有古韻通已著錄是書分三十三門凡有關於典章制度者皆摘其指要貫串成篇自序謂取便童蒙比於小學紺珠之類蓋為舉業後場設也原名通考纂要雍正甲辰華亭姚培謙為之評註改題

今名

希姓補五卷 內府藏本

國朝單隆周撰隆周字昌其蕭山人初明楊慎撰希姓二卷隆周以其尚有闕誤撰此補之亦仍以四聲編次每韻先列原編次列補人補姓以及訂誤自唐以後譜學失傳譌異日增紀載難編隆周是書亦但就所見錄之未能無所外漏也

廣羣輔錄六卷 浙江鮑士泰家藏本

國朝徐汾撰汾字武令錢塘人是書補陶潛聖賢羣輔錄之闕自西晉以前陶氏所遺者補之自東晉以迄明代則續之案羣輔錄託名陶潛實為偽本原書既不足據續編亦病繁蕪至所載明代七才子才子之類皆末流標榜之目尤為冗濫王暉今世說載汾喜著書苦無由得錢易楮翰常於破几上起草東麻濡煤作字其編摩可謂苦心書則未為善本也

氏族箋釋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熊峻撰峻連字在涓新建人其書取百家姓氏以義別為纂次凡四百六十八姓每姓各綴以四六儂語略註事狀以備應酬壽檢之用於氏族源流未嘗有所考證也

歷朝人物氏族會編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禾川南里松山逸叟穎侯氏撰不著名姓檢卷首名字二印一曰尹敏一曰穎侯知此書即尹敏作書中多載明末殉節諸臣知為國初人其始末則未之詳也其書以重編百家姓孔師東魯孟席齋梁諸句

爲綱而雜引歷代人物列其下然舛謬百出如孔氏條云出宋鄉子之後師氏條云師曠音樂師孟氏條云孟
萬字獻子如斯之類觸目皆是殊不足據爲典要也

二酉彙編二十四卷

山東巡撫
孫述本

國朝王訓撰訓字敦彝安邱人順治丁亥進士是書分十六門一百七十七子目大槩爲科舉甚廣而設有採自
本書者亦有轉相裨販述其出典者如敬慶篇中關龍逢見危石履春冰語本出自苻子乃漏去關字但稱龍
逢曰似一人姓龍名逢而所註書名乃作諫策二字又似龍逢所著之書名曰諫策也知其鈔撮類書非根極
之學矣

古今疏十五卷

內府
藏本

國朝朱虛撰虛字邵齋號可菴又號介菴曹州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紹興府知府其書做廣雅釋名之例自
天地日月至蟲魚草木各自爲篇加以解釋但徵引浩繁不詳所出使舊文新義無自而分縱有依託末由考
證是則鈔撮著書之通病也

三才藻異三十三卷

江蘇巡撫
孫述本

國朝屠粹忠撰粹忠號芝巖定海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尙書是編取故實可備題咏者分類標題其目
盈萬各括以四言二韻蓋類書之支流而蒙求之變體也然裝績成文繁無無當自序謂歷二十四載而成亦
勞而無補矣

三才彙編四卷

江蘇巡撫
孫述本

國朝龔在升撰在升字聞園嘉善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蘇州府推官是書分類編纂爲科舉對策之用間附議
論如郊社主合祀樂律用李文利之說皆非確論也

千家姓文一卷

兩江總督
孫述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九

子部

類書類存目三

二

國朝崔冕撰冕字貢收巢縣人是編以村塾所傳百家姓語無文義因就史傳詳加緝閱得複姓三十四單姓九百七十二計千餘六姓聯屬其文較原書爲雅馴然不及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典核有據也前有藤庶癸卯冕自序又有如臯冒國柱序其註卽國柱所作皆但云某代有某人而不著所出亦無徵不信矣

教養全書四十一卷

浙江汪敏淑家藏本

國朝應鴻撰撰鴻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節引史文而取前人評論各參其下體例略倣文獻通考於明代事實所載尤詳摛謙附斷語議論亦多醇正然以視馬端臨之精博則猶未能遙相方駕矣其中不載律算者以徐光啟已有成書不載輿地者以顧炎武顧祖禹二人方專纂輯故也

姓氏譜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繩遠撰繩遠字斯年嘉興人其書雜鈔萬姓統譜而成舛漏頗甚疑其錄以備用本非欲著書也

李氏類纂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繩遠撰是編蓋偶鈔諸家類書以備自用故職官百宗人府用今制也而云國朝置大宗正院改宗人府宗人令一人乃前朝故事而以爲國朝此沿襲鈔錄而事向未去葛葉者矣

韻粹一百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國朝朱彝尊撰彝尊有經義考已著錄是書採古人新穎之語分韻編次韻爲一卷所摭不爲不富然惟摭詞賦而不及經史其詞賦引據他書者亦卽以詞賦爲出典其病與蘇頌文選雙字類要略同彝尊學有本原著述最富不應爲此匱乏之學其生平文字內未嘗言及此書書中時有關行闕字亦似未完之本疑爲摭拾私記以備詞賦之用後人重其淹博轉相傳寫遂漸至於流布耳

宮闈小名錄四卷後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九個撰侗有明史藝文志已著錄是編補陸龜蒙洪道王銍溫豫張邦幾諸錄之遺上起於漢下迄於明凡女子以名傳者皆分類編載一曰后妃附以公主外戚二曰列女附以妓妾之有節行者三曰妾婢附以雜類四曰妓女五曰外傳附以寇盜六曰仙鬼附以劍俠每類又有補遺其補錄未盡者闔縣余懷又續爲後錄一卷併跋而刻之其舊錄所已有者亦列其名而不著事蹟註曰已見其蒐採頗勤然侗本摘華採藻以詞賦爲工懷亦選伎徵歌以風流自命考證之學皆非所長如明代宮人瓊蓮媚蘭之類皆收而王滿堂楊金英之類名在國史乃遺之據杜荀詩收其婢阿稽而劉整之婢綠草載於文選乃遺之據魏文帝詩收劉勳妻王宋據元稹詩收其女小迎而焦仲卿妻蘭芝爲沙門妻郭小玉左思女執素蕙芳竝見玉臺新咏乃遺之至李波小妹歌之雍容東飛伯勞歌之莫愁喬知之詩之幼娘李白詩之女平陽伎金陵子李商隱詩之柳枝杜牧詩之定子白居易詩之都子元稹詩之念奴秦觀詩之邊朝華晏殊詩之劉蘇哥歐陽修詩之嬌兒以及裴度之黃娥司空圖之鬢鬢失之眉睫之前者尤不可勝舉他如唐李冶乃女道士元薛蘭英蕙英乃富民之女有聯芳集而列之妓女之中石崇妾綠珠見於本傳寶滔妻趙陽臺見於璇璣圖序而乃不入之婢妾則門目顛倒紫雲一人既入仙鬼又入補遺隔六頁而兩見越娟一人既附王韞秀又別爲一條越一卷而重出則排纂多疎以錦瑟爲令狐楚之青衣猶據劉攽詩話至於段文昌家之膳祖猶夜來之稱針神鮑生之四絃猶蘇軾之胡琴婢皆以藝稱非其名字一繫列入乖謬殊深甚至同時婦女連篇累牘益無體例矣

同姓名錄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王廷燦撰廷燦錢塘人康熙辛酉舉人官崇明縣知縣是書蓋因梁元帝及明太常寺卿余寅兩同姓名錄而廣之當書止於金元廷燦則兼及明代然如寧都魏禧至康熙己未尙薦舉博學鴻詞而取與崇禎末年之魏冲相配題曰兩魏叔子則取州縣戶籍而閩之同姓名者萬人可得何止此八卷乎又卷三全鈔梁元帝書卷五亦全鈔余寅書又何貴乎屋下屋也

古事苑十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鄧志謨撰志謨字景庠饒安人是書成於康熙丙寅摺摺古事裁為儷偶凡六十篇其註釋則各附篇末大

行年錄

無卷數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國朝魏方泰撰方泰字日乾號魯暉江西廣昌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是書取古人事蹟有年可紀者各以其年編之每一歲為一篇其但有幾十歲字而不得其疇零之數者則各立幾十餘一篇其併無幾十字可考者則分立初生童幼少壯老年四篇而冠以各朝歷及制令附以生辰同生孿生遺腹前後身四篇原本不分卷數亦無目錄次第頗為顛倒如凡例稱冠以各朝歷而此本以前後身為冠知非方泰之舊矣所列儒異兼陳不免稍失於雜又隨所見聞即據其書載入不復究其本源亦稍失之疎略

石樓廳編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綸撰綸字膺垂松江華亭人康熙中官國子監學正是書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中立五十九目自漢唐迄於本朝凡關六曹政事者俱類紀之於國初以來章疏案牘亦頗有所徵引大旨以為場屋對策之用然書生局於里閭凡官府故事未能明習挂漏殊多不足盡要資考校也

五經類編二十八卷

通行本

國朝周世樟編世樟字章成太倉人是編摘取五經之語分為十門每門又分子目皆以備時文之用末附諸經略說經義辨譌辨疑各數條亦皆無關考證

同人傳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陳祥裔撰祥裔有蜀都磁事已著錄是書自秦漢以迄元明凡同姓名者採集成冊末附父子同名字者數人採摭頗詳去取亦頗矜慎如太平廣記中再生之王翰與唐詩人王翰相同通幽記神婚之李伯禽與李

曰子伯禽相類事既不經人無可考今槩不錄知非漫無別擇愛奇嗜瑣者也惟皆不著所出是其一短耳

古事比五十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中德撰中德字用伯桐城人其書以古事之相類者排比成編然徵引雖博挂漏實多如父子一門中分世業世經術為二以世業屬之隨會士句王義之獻之以經術屬之章實劉向父子古今豈僅此一二家耶蓋四部之書浩如煙海軼聞瑣記僕數難窮欲以數十卷書一一比類而合之不免自為其難况其類此失彼

耳

政典彙編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以天下之事統於六曹自周官始後世或因或革總不出其範圍因分曹排纂古事刪繁提要隨事附以論斷其所取材大抵通典通考二書為多而元明之事則多採自王圻續通考及邱濬大學衍義補云

典引輯要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丁昌遂撰昌遂字秀崖懷寧人是書成於康熙庚寅雜採舊文各彙括大略而分類編之其凡例謂制藝一道固發自性靈閒亦取證於古典是編所輯足供舉業家之考證其宗旨如是書可知矣

廣事類賦四十卷

內府藏本

國朝華希閔撰希閔字豫原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希閔同校刻吳淑事類賦病其未備乃廣為此編附刻其後凡二十七門一百九十一子目亦如淑例自註然終不逮淑書也

根黃集十卷

誠德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文瀾撰文瀾長泰人是書以三禮之文割裂排纂分律呂而建井田學校祭祀為五門每門之中又各為子目其曰根黃者取黃鍾為萬事根本意也卷首則敬錄 聖祖御製黃鍾為萬事根本說一篇與朱子請

欽定義疏為折衷開亦附以己見其凡例云仿朱子儀

禮經傳通解然書中所錄多與四子書典故相發明仍不過舉業津梁而已故今列之類書類焉

三體撫韻十二卷

浙江朱彝尊家
曝書亭藏本

國朝朱昆田撰昆田字西駿秀水人彝尊子也承其家學亦以博涉為功是編仿陸氏韻府之例採前人新鑿

字句排纂成編所錄至元而止惟取騷賦詩三體故以為名摺拾頗為繁富然詞人琢語李甲新意者十之一

鎔鑄舊文者十之九未可一字一句據為根柢即以一東韻而論阿童為主濟小字見三國志註乃云出蘇軾

詩鶴靴窺而不舞乃羊祜事見世說新語乃云水陸龜蒙詩此猶云惟引詞賦不及子史也至於板風殿名見兩

都賦乃引崔國輔詩唐弓字見稟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乃引賀知章詩比紅兒自有羅虬本詩乃引陸

游詩是即詞賦之中已否前取後也如已引古詩之魚載連葉東又引岑德詩之蓮東自可戲別出蓮東一條已

引衛象時之鵲血瑠乃溼未乾又引梅堯臣詩之休調鵲血乃別出鵲血乃一條更繁複少緒至梁簡文帝詩之

劍飾丹陽銅字本從金乃譌收於楊字下則校讎亦未精矣蓋草創木定之本後人以其名父之子遂錄傳之不

知反為昆田累也

文獻通考節貫十卷

江蘇周厚
靖家藏本

國朝周宗濂撰宗濂有恥亭遺書已著錄是書取馬端臨文獻通考王圻續通考首尾編次仍如二十四門之舊

惟帶系象緯物異因裔節義方外六門以難於節錄置之其因文附見者如戶口考之奴婢古役學校考之祠祭

褒贈諸條亦多刊削蓋意主便於記誦為場屋詞策之用固不能以著書體例繩之耳

考古略八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文清撰文清有周禮會要已著錄文清初著有考古源流四百七十五卷乃彙採三通玉海冊府元龜通

鑑綱目大事記學海津逮性理諸書而成未及刊布此本乃先摘其淺近切要者輯以成編故名曰略

考古原始六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文清編初明嘉靖中桐城趙欽撰古今原始十四卷以歷代帝王編年紀載各著其事所自始文清以趙書原本自天皇氏至陸康氏荒渺無稽為之刊削依聖經斷自伏羲補正譌闕說明神宗而止考世本多載事始其書久佚馮贇事始亦無傳本文清此書假鈔鑿合亦與趙氏書相等又不著出典益不足徵至卷末補遺各條九如兔園冊子文清嘗纂考古略一書其凡例中自敘生平所著述不及是書始坊買所託名也

春秋經傳類聯

無卷數 湖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繩曾撰繩曾字武沂無錫人雍正庚戌進士官揚州府教授是書取春秋經傳之詞稍加點竄鑄集為對偶凡三十四類自序有曰宋徐晉卿春秋類對賦拘於聲韻選詞難工事弗類從猶如野戰乃猶列入經解得與諸家炳如列星並垂不朽茲編分類彙集聯為辭體以便記誦寧律不諧不使句弱靈句不工毋使語俗開府之長庶幾有取乎其自命甚高所稱開府之長始以促蟠註庚信集稱其善用左傳歟然晉卿何足道而禪竭心力爭此不足重聯之短長是亦可已不已矣

杜韓集韻三卷

編修如漢家藏本

國朝汪文柏撰文柏字季青號柯庭嘉興人官兵馬司指揮其書取杜韓二家詩句案今韻摘出編於字下以為吟詠者取資每卷各分上中下凡杜韓所未押者則存其韻於部尾所摘之句不著原題蓋宋人十二先生詩宗之類也

古今記林二十九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士漢撰士漢有祕書二十一種已著錄是書分二十七類自正史以至百家隨筆摘錄自謂義例有二紀淑慝以示勸戒一蒐瑰琦以資見聞然大約從類書中鈔撮而成

古學捷錄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應慶撰應慶原名應明字縉英莆田人其書為科舉者策而作凡十篇每篇各有子目所採皆明人類書
多舛誤

讀古紀源九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何懋永撰懋永字念修山陰人其書分為二編一曰三才緯略一曰六官綜制其分為九考皆鈔撮類書非根
柢之學

經濟宏詞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是書前有凡例題汪學信四如父編次卷首又題新安太易父汪以時選輯無序無跋未審果出誰手凡分十二門
皆明人之文可以為場屋答策之用者其凡例亦自稱取便制舉業云

唐句分韻初集四卷二集四卷續集一卷四集五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馬瀚撰瀚字炎洲順天人其書以唐人詩句分一百七韻編次以為集句之用初集二集兼取五言七言續
集四集則惟取七言

政譜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栗夷撰栗夷字心遠山陰人是編摘錄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及邱濬大學衍義補諸書以類排纂
分十二門雖以政譜為名實則策略而已篇首總名題曰象山殿新書蓋其雜著中之一種也

是菴日記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樞編樞字蔚芝就是菴爵里無考卷首所列引用書目有李漁閒情偶寄則近時人耳卷中採輯諸書分
類排纂凡為十四門各註所引之書名亦間附以己意其凡例自云會心即錄敘次不倫挂漏孔多體殊握要蓋
亦隨意撮鈔之書也

類書集要三十三卷

內府藏本

國朝周魯撰魯字南林無錫人是編於類書之內裨販而成譌舛相仍皆不著其出典流俗沿用頗誤後來

駢語類鑑四卷 編修周厚
載家藏本

國朝周池撰池有唐鑑偶評已著錄是書兼仿李瀚蒙求吳淑事類賦之體以故事可資法戒者編為儷偶不立
門目惟以韻部分篇末一卷為閩鑑十二篇幼鑑十篇則婦人及童子事也中有一篇僅一二韻者意亦編纂未
竟之案歟

右類書類二百一十七部二萬七千五百零四卷 內七部
無卷數 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九

子部

類書類存目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

小說家類一

張衡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藝文志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注稱武帝時方士則小說興於武帝時矣故伊尹說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託也漢書藝文志注凡不著姓名者皆班固自注然屈原天問雜陳神怪多莫知所出

意即小說家言而漢志所載青史子五十七篇賈誼新書保傳篇中先引之則其來已久特盛於虞初耳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

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查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採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究雜廢矣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

西京雜記六卷

丙府藏本

舊本題晉葛洪撰洪有肘後備急方已著錄黃伯思東觀餘論稱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說為稚川採之其稱余者皆歆本文云云今檢書後有洪跋稱其家有劉歆漢書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始是全取劉氏有小異同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補漢書之闕云云伯思所說蓋據其文案隋書經籍志載此書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漢書匡衡傳顏師古註稱今有西京雜記者出於里巷亦不言作者為何人至段成式酉陽雜俎廣動植篇始載葛稚川就上林令魚泉問草木名今在此書第一卷中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毛延壽畫王昭君事亦引為葛洪西京雜記則指為葛洪者實起於唐故舊唐書經籍志載此書遂註曰晉葛洪撰然酉陽雜俎語資篇別載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晁公武讀書志亦稱江左人或以為吳均依託蓋即據成式所載庾信語也今考晉書葛洪傳載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

異等傳金匱要方肘後備急方並諸雜文共五百餘卷竝無西京雜記之名則作洪撰者自屬舛誤特是向歆父子作漢書史無明文而以此書所紀與班書參校又往往錯互不合如漢書載文帝以代王卽位而此書乃云文帝爲太子漢書載廣陵王胥淮南王安竝謀逆自殺而此書乃云胥格猛獸陷胥死安與方士俱去漢書楊王孫傳卽以王孫爲名而此書乃云名貴似是故謬其事以就洪跋中小有異同之文又歆始終臣莽而此書載吳章被誅事乃云章後爲王莽所殺尤不類歆語又漢書匡衡傳匡鼎來句服虔訓鼎爲當應劭訓鼎爲方此書亦載是語而以鼎爲匡衡小名使歆先有此說服虔應劭皆後漢人不容不見至葛洪乃傳是以陳振孫等皆深以爲疑然庚信指爲吳均別無他證段成式所述信語亦未見於他書流傳旣久未可遽更今姑從原跋兼題劉歆葛洪姓名以存其舊其書諸志皆作一卷今作六卷據書錄解題蓋宋人所分今亦仍之其中所述雖多爲小說家言而摭採繁富取材不竭李善詩文選徐堅作初學記已引其文杜甫詩用事謹嚴亦多採其語詞入俗用數百年久成故實固有不可遽廢者焉

世說新語三卷

內府藏本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事蹟具宋書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蹟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溲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爲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所記分三十八門上起後漢下迄東晉晉軼事瑣語足爲談助唐藝文志稱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十卷崇文總目惟載十卷是公武謂當是孝標續義慶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謂家有詳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傳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本合其每卷析爲上下則世傳陸游所刊本已然蓋卽舊本至振孫載汪藻所云敘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未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自明以來世俗所行凡二本一爲王世貞所刊註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一爲袁褱所刊蓋卽從陸本翻雕者雖版已刊徹然猶屬完書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爲譏然義慶本小

說家言而知幾繩之以史法擬不於倫本爲通論孝標所注特爲典贍高似孫緯略亟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疵繆尤爲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注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鄭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同爲考證家所引據焉

朝野僉載六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唐張鷟撰鷟有龍筋鳳髓判已著錄此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則但有僉載補遺三卷此本六卷參考諸書皆不合晁公武讀書志又謂其分三十五門而今本乃逐條聯綴不分門目亦與晁氏所紀不同考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爲長史而卒計其時尚在天寶之前而書中有寶曆元年資陽石走事實歷乃敬宗年號又有孟宏徵對宣宗事時代皆不相及崇尤表遂初堂書目亦分朝野僉載及僉載補遺爲二書疑僉載乃鷟所作補遺則爲後人附益凡闕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爲補遺之文而陳振孫所謂書本三十卷此其節略者當卽此本蓋嘗經宋人摘錄合僉載補遺爲一刪併門類已非原書又不知何時析三卷爲六卷也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諸噍荒怪纖悉臚載未免失於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擿裂且多媿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引用之兼收博採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

唐國史補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李肇撰肇有翰林志已著錄此書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書中皆載開元至長慶閒事乃續劉餗小說而作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條下卷一百二條每條以五字標題所載如謂王維取李嘉祐水田白鷺之聯今李集無之又記霓裳羽衣曲一條沈括亦辨其妄又謂李德裕清直無黨謂陸贄誣于公異皆爲曲筆然論張巡則取李翰之傳所記左震李汧李虞顏真卿陽城歸登鄭綱孔戣田布鄒待徵妻元載女諸事皆有裨於風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獄之說楊氏穆氏兄弟賓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說諸典故及下馬陵相府蓮表亦資考

據餘如擣蒲盧維之訓可以解劉裕事劍南燒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隱詩可採者不一而足自序謂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爲式蓋於其體例有取云

大唐新語十三卷

內府藏本

唐劉肅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三卷註曰元和中江都主簿此本結銜乃題登任郎守江州潯陽縣主簿未詳孰是也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歷之末凡分三十門皆取軼文舊事有裨勸戒者前有自序後有總論一篇稱昔荀爽紀漢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列之雜史類中然其中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說家類庶協其實是書本名新語唐志以下諸家著錄並同明馮夢禎俞安期等因與李屋續世說僞本合刻遂改題曰唐世說誅爲臆撰商濬刻入稗海併於肅自序中增入世說二字益僞妄矣稗海又佚其卷末總論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標題亦較馮氏姚氏之本更爲疎舛今合諸本參校定爲書三十篇總論一篇而復名爲大唐新語以復其舊焉

次柳氏舊聞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李德裕撰德裕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所記皆元宗遺事凡十七則前有德裕自序大略謂史官柳芳上元間徙黔中高力士時亦徙巫州相與周旋因得聞禁中事記爲一書曰問高力士太和中詔求其書宰相王涯等向芳孫度支員外郎環索之不獲而德裕父吉甫及與芳子吏部郎中冕遊嘗聞其說以告德裕德裕因追憶錄進唐書元宗本紀本和八年九月己未字臣李德裕進御臣要略及柳氏舊聞三卷蓋即其事惟卷數與今本不合始一書其爲三卷歟中如元獻皇后服藥張果飲菓汁無畏三藏祈雨吳后夢金甲神興慶池小龍內道場素黃文事皆涉神怪其姚崇魏知古相傾軋及乳媪以他兒易代宗事亦似非實錄存以備異聞可也柳

璋常侍言旨

案此書無別行之本此首載李輔國逼脅元宗遷西內事云此事本在朱厓太尉所續程史第十六

據陶宗儀說詳所載

條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也考德裕所著別無所謂程史者知此書初名程史後改題今名又知此書本十八條刪此一條今存十七至其名程史之義與所以改名之故則不可詳矣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內附藏本

唐韋絢撰絢字文明京兆人唐書藝文志載韋絢劉公嘉話錄一卷註曰絢執誼子也咸通義武軍節度使劉公

禹錫也宋史藝文志則載絢劉公嘉話一卷又賓客嘉話一卷劉公嘉話當即此書賓客嘉話則諸家著錄皆無

之當由諸書所引或稱劉公嘉話或稱劉賓客嘉話故分為二書又誤脫劉字耳諸史藝文志未有荒謬於宋史

者此亦一徵矣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前有大中十年絢自序稱為江陵少尹時追述長慶元年在白帝城所

聞於劉禹錫者末有乾道癸巳下圍跋稱新唐書多採用之而人罕見全錄家有舊本因鑿版於昌化則此本當

從宋刻錄出然趙明誠金石錄引此書中所載武氏碑失其龜首及滅去武字事力辨其妄而此本無此條考太

平廣記一百四十三卷引此事云出戎幕間談或明誠以是書亦韋絢所作偶然誤記案續說郭載戎幕間談亦

太平廣記之誤至所載昭明太子脛骨一條人腊一條盧元公病疽一條案此本刪去盧字直作元公蜀王琴一條李勉百衲琴一條

碧落碑一條狸骨方一條張愔藏書台字一條張嘉祐改忻州一條王虞書畫一條戲場刺狷一條汲冢書一條

牡丹花一條王僧虔書一條陸暢易道易一條魏受禪碑一條張懷瓘書斷一條瀟山九井一條虎頭致雨一條

五星浮圖一條寶章集一條紫芝殿一條王次仲化鳥一條李約葬商胡一條楊汝士說項斯一條紫邑石經一

條借船帖一條飛白書一條章仇兼瓊鎮蜀日女童為夜叉所掠一條寒具一條昌黎生收金根車一條辨遷鶯

字一條譙太傅碑一條千字文一條鄭虔三絕一條鄭承暇遇鬼一條堯女冢一條白居易補銀佛像一條謝真

人上升一條皆全與李綽尚書故實相同開改竄一二句其文必拙陋不通蓋學海類編所收諸書大抵竄改舊

本以示新異遂致真偽糅雜炫惑視聽幸所攬入者尚有蹤跡可尋今悉刊除以存其舊中昌黎生收金根車一

條王琳野客叢書引之辨遷鶯一條黃朝英細素雜記引之亦均作劉禹錫嘉話或一事而兩書互見疑以傳疑

始並存之雖殘闕之餘非復舊帙然大槩亦十得八九矣

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 兵部侍郎記 酌家藏本

唐鄭處誨撰處誨字延美滎陽人宰相餘慶之孫太和八年登進士第官至檢校刑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事蹟附見舊唐書鄭餘慶傳是書成於大中九年有處誨自序案史稱處誨為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晁公武讀書志則載明皇雜錄二卷然又曰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則史併別錄數之晁氏析別錄數之也葉夢得避暑錄話曰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以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曰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賜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不獨為曲江而設也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親接安可輕書耶云云則處誨是書亦不盡實錄然小說所記真偽相參自古已然不獨處誨在博考而慎取之固不能以二事之失實遂廢此一書也避暑錄話又曰盧懷慎好儉家無珠玉錦繡之飾此固善事然史言妻子至寒 餓宋瓊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此理此事益出鄭處誨明皇雜錄而史臣妄信之云云今本無此一條然則亦有所佚脫非完帙矣

因話錄六卷 內府藏本

唐趙璘撰璘字澤章據唐書宰相世系表稱南陽趙氏後徙平原璘即德宗時宰相宗儒之從孫而昭應尉仇之子也開成三年進士及第大中七年為左補闕後為衢州刺史並見本書及唐書藝文志明商濬刻此書入稗海題為員外郎未詳所據也其書凡分五部一卷宮部為君記帝王二卷三卷商部為臣記公卿百僚四卷角部為人凡不仕者咸隸之五卷徵部為事多記典故而附以諧戲六卷羽部為物凡一時見聞雜事無所附麗者亦並載焉璘家世顯貴又為西谷柳氏之外孫能多識朝廷典故東觀奏記載唐宣宗案科名記鄭顯合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擬成十三卷上進是亦嫻於舊事之明徵故其書雖體近小說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其

開如記劉禹錫徙播州刺史一條稱柳宗元請以柳易播上不許宰相裴度爲言之始改連州司馬光通鑑考異以爲宗元墓誌乃將拜疏而未上非已上不許又禹錫除播州時裴度未嘗入相所記皆失事實又記大
中七年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以太陽當虧罷之今考通鑑是年文宗嘗以風疾不視朝日食在二月朔
不應預罷朝賀所載亦不免於緣飾然其實多可資考證者在唐人說部之中猶爲善本焉

大唐傳載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唐初至元和中雜事唐宋藝文志俱不載前有自序稱八年夏南行嶺嶠暇日灑舟傳所聞而載之考穆宗以後惟太和中咸通乃有八年此書不著其紀元之號所云八年者亦不知其在何時也所錄唐公卿事蹟言論頗詳多爲史所採用閒及於談諧談諧及朝野瑣事亦往往與他說部相出入惟稱貞元中鄭國韓國二公主如謠爲公主追謚之始而不知高祖女平陽昭公主有謠已在前又蕭穎士逢一老人謂其似鄱陽王據巢異記乃發冢巨盜而此紀之以爲異人如此之類與諸書多不合蓋當時流傳互異作者各承所聞而錄之故不免舛悖也

教坊記一卷

內府藏本

唐崔令欽撰是書唐書藝文志著錄又總集類中載令欽註庾信哀江南賦一卷然均不言令欽何許人蓋修唐書時其始末已無考矣所記多開元中狹雜之事故陳振孫譏其鄙俗然其後記一篇諄諄於聲色之亡國雖禮爲尊諱無一語顯斥元宗而歷引漢成帝高緯陳叔寶慕容暉其言劘切而著明乃知令欽此書本以示戒非以示勸唐志列之於經部樂類固爲失當然其風旨有足取者雖謂曲終奏雅亦無不可不但所列曲調三百一十五名足爲詞家考證也

幽閒鼓吹一卷

內府藏本

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是書末有明顧元慶跋稱共二十五篇與晁公武讀書志所言合今檢此本乃二十六篇

蓋誤斷元載及其子一條爲二月元慶又稱固在懿傳開採撫宜宗遺事則殊不然書中元和會昌間事不一而足非僅記宣宗事也又稱姚文公唐詩鼓吹序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閒鼓吹其言不知何據元慶亦以爲疑今考唐書藝文志小說家有張固幽閒鼓吹一卷則出自唐人更無疑義縱高宗別有幽閒鼓吹亦書名偶同不得以此本當之矣固所記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非造作虛辭無裨考證者比唐入小說之中猶差爲切實可據焉

松憲雜錄一卷

浙江范應柱家天一閣藏本

案此書書名撰人諸本互異唐志作松憲錄一卷不著撰人宋志作松憲小錄一卷題李潛撰文獻通考作松憲雜錄一卷題韋潛撰歷代小史則書名與通考同人名與宋志同蓋傳刻舛譌未詳孰是此本爲范氏天一閣舊鈔書名人名竝與歷代小史同今始從以著錄亦三占從二之義也其文與歷代小史所列大槩相同惟多中宗召宰相一條及姚崇姚母盧氏一條以司馬光通鑑考異證之其中宗一條實原書所有知小史爲佚脫矣書中記唐明皇事頗詳整可觀載李泌對德宗語論明皇得失亦瞭若指掌通鑑所載必事多採取李蔡鄴侯家傳纖悉必錄而獨不及此語是亦足以補史闕惟謂中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因令奏所通書頌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囑子亦進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云云案頌於則天長安二年已爲御史瓌爲相時類爲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竝非童年故司馬光深斥其說頗不免於誣妄云

雲溪友議三卷

內中藏本

唐范摭撰摭始末未詳唐書藝文志註稱爲咸通時人而書中李涉贈盜詩一條稱乾符己丑歲客於雷川親見李博士手蹟考乾符元年爲甲午六年爲己亥次年庚子改元廣明中間無己丑己丑實爲咸通十年疑書中或誤咸通爲乾符否則誤己亥爲己丑然總之僖宗時人矣摭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溪之別名也其書世有二本一上中下三卷每條各以三字標題前有摭自序一爲商潛稗海所刻作十二卷而自序及標題

則竝佚之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已稱唐志三卷今本十二卷則南宋已有兩本矣宋史藝文志作十一卷則刊本誤二爲一也此爲泰與季振宜家所藏三卷之本較商氏所刻爲完善所錄皆中唐以後雜事其中如記安祿山生於鄆州南陽與姚汝能祿山事迹所記生於營州阿軋羣山者不同殆傳聞之誤記李白蜀道難爲房瑄杜甫厄於嚴武而作宋濬士贊李詩補註已駁之他如陳子昂爲射洪令段簡所殺在武后時章仇兼瓊判梓州事在天寶以後時代迥不相及殺王昌齡者閩邱曉殺閩邱曉者張錫與高適亦不相關乃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雲嶽高適侍郎爲王江寧申冤殊不可解陳拾遺句下註曰陳冕字子昂亦與史不符又周德華唱賀知章楊柳枝詞一篇今本據韋毅才調集又據此書然古詞但有月節折楊柳歌其楊柳枝一詞實與自中唐白居易諸人郭茂倩樂府詩集班班可考知章時安有是題皆委巷流傳失於考證至於頌于頔之寬仁詆李紳之狂悖毀譽不免失當而李羣玉黃陵廟詩一條侮謔古聖九小人無忌之談皆不足取然六十五條之中詩話居士之七八大抵爲孟榮本事詩所未載逸篇瑣事頗賴以傳又以唐人說唐詩耳目所接終較後人爲近故考唐詩者如計有功紀事諸書往往據之以爲證焉

玉泉子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唐代雜事亦多採他小說爲之如開卷裴度一條全同因話錄韓昶金根車事先載尚書故實不盡其所自作也案宋藝文志載玉泉子見聞真錄五卷與此本卷數不符似別一書書錄解題作玉泉筆端三卷稱前有中和三年序末有跋稱出於淮海相公之孫扶風李昭德家此本皆無之然中和乃僖宗年號而書中有昭宗之文時代不符則亦決非此本書錄解題又云別一本號玉泉子比此本少數條而多五十二條無序跋錄其所多者爲一卷此本共八十一條或卽陳振孫所錄之一卷而書錄解題譌八字爲五字耶三者之中此猶約略近之矣

雲仙雜記十卷

兩淮馬希家藏本

舊本題唐金城馮贛撰贛實無可考其書雜載古今逸事如所稱戴逵雙柑斗酒往聽青鳥之類詩家往往習用之然實僞書也無論所引書目皆歷代史志所未載即其自序稱天復元年所作而序中乃云天祐元年退歸故里書成於四年之秋又數歲始得終篇年號先後復顛倒其爲後人依託未及詳考明矣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有馮贛雲仙散錄一卷亦有天復元年序振孫稱其記事造語如出一手疑贛爲子虛烏有之人洪邁容齋隨筆趙與峕賓退錄所說亦皆相類然不能指爲何人作張邦基墨莊漫錄云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乃王性之僞爲之又作雲仙散錄尤爲怪誕又有李獻註杜甫詩註東坡詩皆性之一手殊可駭笑然則爲王銍所作無疑矣惟陳振孫稱雲仙散錄一卷此乃作雲仙雜記十卷頗爲不同然孔傳續六帖所引散錄驗之皆在此書中其爲一書無疑卷數則陳氏誤記書名則後人追改也此本爲葉盛菴竹堂所刊較說郭讀書所載多原序一篇其書未經刪削較他本獨爲完備今據以著錄焉

唐摭言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發賢家藏本

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爲從翁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定保爲吳融之壻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湖南五代史南漢世家稱定保爲邕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幕府至劉襲僭號之時尚在其所終則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篡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爲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書蓋其暮年所作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爲松江宋寶王所錄末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爲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即從此本錄出惟是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而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前已先有刪本耶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爲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據定保自述蓋聞之陸扈吳融李渥顏義王溥王漢盧延讓楊贊

圖畫籍若等所談云

中朝故事二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南唐尉遲偓撰履貫未詳書首舊題朝議郎守給事中修國史驍騎賜紫金魚袋臣尉遲偓奉旨纂進蓋李氏有國時偓爲史官承命所作李昇自以爲出太宗之後承唐統緒故稱長安爲中朝也其書皆記唐宣懿昭哀四朝舊聞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則雜錄神異怪幻之事中閒不可盡據者如宣宗爲武宗所忌請爲僧游行江表一事司馬光通鑑考異已斥其鄙妄無稽又路巖欲害劉瞻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理一事考是時鎮幽州者乃張允伸非張公素所記殊誤又鄭畋鬼胎一事與唐人所作齊推女傳首尾全同而變其姓名尤顯出蹈襲然其時去唐未遠故家文獻所記亦往往足徵如崔彥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馬光考異雖摘其以彥昭代凝僞鹽鐵之誤而其事則全取之與正史分別參觀去譌存是固未嘗不足以資參證也

金華子二卷

永樂大典本

南唐劉崇遠撰崇遠家本河南唐末避黃巢之亂渡江南徙仕李氏爲文林郎大理司直嘗慕皇初平之爲人自號金華子因以爲所著書名崇遠有自序一篇頗具梗概序末題名具官稱臣不署名月而書中所稱烈祖高皇帝者乃南唐先主李昇廟號又有昇元受命之語亦南唐中主李景紀年冕公武讀書志乃以爲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泛指爲五代人宋濂諸子辨則併謂其人不可考諸說紛紜皆未核其自序而誤也其書宋藝文志作三卷世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者蒐輯尚得六十餘條核其所記皆唐末朝野之故事與鬼氏所云錄唐大中後事者相合其中於將相之賢否藩鎮之強弱以及文章吟詠神奇鬼怪之事靡所不載多足與正史相參證觀資治通鑑所載宣宗對令狐綯李景讓稟母訓王師範拜縣令王式馭亂卒諸事皆是書則司馬光亦極取之惟其紀劉鄩襲兗州一條以兗帥爲張姓而考之五代歐薛二史則當時兗帥實爲從周不免傳聞異詞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與大唐傳載諸書據拾委巷之談者相去固懸絕矣胡應麟九流緒論乃

以鄙淺議之考應麟仍以崇遠爲唐人不糾晁氏之誤知未見其自序又取與劉基郁離子蘇伯衡空同子相較是竝不知爲記事之書誤僭請立言之列明人詭薄好爲大言以售欺不足信也謹哀綴編次分爲二卷而以崇遠原序冠之簡端以存其略焉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唐末爲秦州節度判官後仕蜀爲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復以爲秦州節度判官廢帝時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時爲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顯德三年乃卒事迹具五代史雜傳晁公武讀書志曰蜀亡仁裕至鎬京採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分爲四卷洪邁容齋隨筆則以爲託名仁裕摘其中舛謬者四事一爲姚崇在武后時已爲宰相而云開元初作翰林學士一爲郭元振貶死後十年張嘉貞乃爲宰相而云元振少時宰相張嘉貞納爲婿一爲張九齡去位十年楊國忠始得官而云九齡不肖及其門一爲蘇頌爲宰相時張九齡尚未達而云九齡覽其文卷稱爲文陣雄師所駭詰皆爲確當然蘇軾集中有讀開元天寶遺事四絕句司馬光作通鑑亦採其中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語則其書實在二人以前非雲仙散錄之流晚出於南宋者可比蓋彖巷相傳語多失實仁裕採摭於遺民之口不能證以國史是卽其失必以爲依託其名則事無顯證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往往摘其抵牾要不以是謂不出義慶手也故今仍從舊本題爲仁裕撰焉

鑑戒錄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蜀何光遠撰光遠字輝夫東海人孟昶廣政初官曹州軍事判官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閒事而蜀事爲多皆近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趙希弁讀書後志以爲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似未睹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舊本前有劉曠度序亦見希弁志宋史藝文志遂以劉曠度鑑戒錄三卷何光遠鑑戒錄三卷分爲二書益舛誤矣書中閒有夾註如判木夾一條云此蒼木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巖相公鎮蜀日修之非

爲高駢相公也何光遠誤述危亂黜一條云據禪月詩集中此詩自哭涪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證也四公會一條云此篇元在本事詩中敘說甚詳何光遠重取論說又加改易非也皆駁正光遠之說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爲十卷有朱彝尊政稱從項元汴家宋本影寫則猶宋人所分也今觀所記如徐后事一條所載王承旨詩後山詩話以爲花蕊夫人作蜀門諷一條所載向瓚嘲蔣鍊師詩南唐近事以爲廬山道士其語大同小異猶可同傳間異詞鑿冤辱一條全刪襲般若小說東方朔辨怪哉蟲事案小說已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已爲附會鬼傳書一條不知水經注有梁孝直事更屬相疎至逸士諫一條稱昭宗何后荒於從禽考新唐書后妃列傳昭宗奔播岐梁間后侍膳無須臾去舊唐書亦云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侍膳御不離左右安得有敗遊之事且昭宗奮命強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經后敗遊恆至六十里外殊爲誣誕灌鐵汁一條稱秦宗權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亂是爲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特以其爲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採擷故仍錄之

小說家馮

南唐近事一卷

江蘇巡撫孫進本

宋鄭文寶撰文寶有江表志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題太平興國二年丁丑蓋猶未仕宋時所作宋史藝文志作南唐近事集名目小異未詳何據然宋史多舛謬集字蓋誤衍也其體類近小說疑南唐亡後文寶有志於國史蒐採舊聞排纂敘次以朝廷大政又江表志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其餘叢談瑣事別爲緝綴先成此編一爲史體一爲小說體也中如松鶴致饗一詩先見蜀何光遠鑑戒錄乃女冠蔣鍊師事而此以爲廬山九空使者廟道士似不免於牽合附會又如韓偓依王審知以終未見南唐之平闕乃記其金蓮燭政事亦失斷限然文寶世仕江南得諸聞見雖浮詞不免而實錄終存故馬令陸游南唐書採用此書幾十之五六則宋人固不廢其說矣書中以慶王宏茂作王宏嚴可求作嚴求劉存中作劉存忠所記姓名多與他書不合又此書之杜業江表志作杜光鄰尤自相違異殆傳鈔者有所譌漏不盡舊本歟

案偏竊事迹例入載記惟此書雖標南唐之名而非其國記故入之小說家蓋以書之體例爲斷不以書名爲斷猶開元天寶遺事不可以入史部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孫光憲撰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黃平人而日題仍稱富春考光憲自序言生自岷峨則當爲蜀人其曰富春蓋舉郡望也仕唐爲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興爲從事後勸高繼沖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黃州刺史以終五代史荆南世家載之甚明舊以爲五代人者誤矣所著有荆臺集橘齋集筆備集翠湖集說錄書續通歷等書自宋代已散佚惟是書獨傳於後其曰北夢瑣言者以左傳稱田於江南之夢而荆州在江北故以命名蓋仕高氏時作也所載皆唐及五代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某人所說以有徵蓋用杜陽雜編之例其記載頗猥雜敘次亦頗冗沓而遺文瑣語往往可資考證故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多採其文晁公武讀書志載光憲續通歷十卷輯唐及五代事以續馬總之書參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按巴堅案按巴堅原作阿保機今改正吳唐閩廣吳越兩蜀事迹太祖以所記多不實詔毀其書而此書未嘗議及則語不甚誣可知矣世所行者凡二本一爲明高濂禪海所刻脫誤殆不可讀近時揚州新刻乃元華亭孫道明所藏猶宋時陝西刊版差完整有緒故今以揚州本著錄不用商氏本云

賈氏談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洎撰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人初仕南唐爲知制誥中書舍人入宋爲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官至參知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洎爲李煜使宋時錄所聞於賈黃中者故曰賈氏談錄前有自序題庚午歲爲宋太祖開寶三年宋史賈黃中傳載黃中官左補闕在開寶初與此序合蓋其時爲洎館伴也又序末稱貽諸好事而晁公武讀書志乃稱南唐張洎奉使來朝錄賈黃中所談歸獻其主殆偶未檢此序歟史稱黃中多知臺閣故事談論靡不聽者忘倦故此錄所述皆唐代軼聞晁氏稱原書凡三十餘事明陶宗儀說郛所載僅九事宋

曾慥類說所載亦僅十七事惟永樂大典所載較曾陶二本爲詳今從各韻蒐輯參以說郛類說共得二十六事
視洎原目蓋已及十之九矣原敘一篇類說及永樂大典皆佚之惟說郛有其全文今仍錄冠卷首以補其闕是
書雖篇帙無多然如牛李之黨其初肇爨於口語爲史所未及而周秦行紀一書晁公武亦嘗據此錄以辨草
璣之誣他如興慶宮華清宮含元殿之制淡墨題榜之始以及院體書百衲琴澄泥研之類皆足以資考核較
他小說固猶爲切實近正也

洛陽緝紳舊聞記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張齊賢撰齊賢字師亮曹州人徙居洛陽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空致仕卒諡
文定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前題乙巳歲乃真宗景德二年齊賢以兵部尚書知青州時所作皆述梁唐以還
洛城舊事凡二十一篇分爲五卷書錄解題目次與此本合獨晁氏讀書志作十卷今察自序明言五卷而檢
永樂大典所載此書之文亦無出此本外者則讀書志字誤明矣書中多據傳說之詞約載事實以爲勸戒自
稱凡與正史差異者竝存而錄之亦別傳外傳之比然如衡陽周令妻報應洛陽梁工見冤鬼焦生見亡妻諸
條俱不免涉於語怪又如李少師賢妻一條稱契丹降王東丹朝廷密害之非命而死契丹已知之李肅奉命
護喪柩送歸憂沮不知其計云云案通鑑五代史東丹即遼太祖長子太宗之兄奔唐爲昭信節度使賜名贊
華因太宗助百智起兵潞王遣宦者秦繼曼皇城使李彥紳殺之於其第是東丹之死實緣潞王以兵敗遠忿
旋即滅亡晉高祖後爲之備禮送歸時隔兩朝在晉人本無密害之事又何所疑嫌而遽形憂沮此事始出傳
聞之譌殊不可信至如紀張全義治洛之功極爲詳備則舊史多採用之其他佚事亦頗有足資博覽者固可
與五代史闕文諸書同備讀史之考證也

南部新書十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錢易撰舊本卷首題錢後人蓋以姓譜載錢氏出錢鏐也易字希白吳越王侑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學士

大定四年

子部

小說類編

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間知開封縣時所作皆記唐時故事聞及五代多錄軼聞瑣語而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亦雜載其中故雖小說家言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於考證尚屬有裨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標題自甲至癸以十千爲紀則作十卷爲是公武所記殆別一合併之本也世所行本傳寫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別有一本從會體類說中摘錄成帙半經刪削闕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餘條首尾完具以諸本兼校皆不及其全備當爲足本矣

王文正筆錄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五年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官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諡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此乃所記朝廷舊聞凡三十餘條皆太祖太宗眞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曾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可據故李燾作通鑑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如記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羽書邊奏無虛日且以爲憂沆謂他日天下寧晏未必端拱無事及北鄙和好登封行慶且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云云司馬光凍水紀聞亦載其事則謂和好旣成而沆獨憂之李燾考異謂沆卒於景德元年七月至十二月和議始成光蓋偶未及考當以曾說爲長此類皆爲能得其實惟景德改元在其年正月而曾於王繼忠一條乃謂兵罷改元亦未免有誤又繼忠兵敗降遼不能死國反爲所任用殊虧臣節雖有啟導和好之力殊不足自贖曾乃以盡忠兩國許之褒貶尤爲失當矣

儒林公議二卷

內府
藏本

宋田況撰況字元均其先京兆人徙居信都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爲太常丞辟陝西經略判官入爲右正言歷帥秦蜀擢樞密使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貴靈宮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有奏議三十卷久佚不傳是編記建隆以迄慶歷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甚詳五代十國時事亦間附以一二條蓋雜錄而成故前後多未詮次其記入閣會議諸條明悉掌故皆足備讀史之參稽其持論亦皆平允東都事略稱況嘗作好名朋黨二論極以

爲戒而是編內范仲淹歐陽修諸條亦拳拳於黨禍所自起無標榜門戶之私公議之名可云無忝矣又況會爲
夏竦幕僚好水川之役況上疏極論之竦不出師蓋用況之策書中雖於竦多恕詞而於富弼請人竦所深嫉者
仍揄揚其美絕無黨同伐異之見其心術醇正亦不可及蓋北宋盛時去古未遠儒者猶存直道不以愛憎爲是
非也此本未有嘉靖庚戌陽里子柄一跋不知何許人論此書頗詳今仍錄存之商濬刻稗海以此跋爲宋無名
氏作殊爲疎舛今據舊本改正焉

涑水記聞十六卷

兵部待郎
附家藏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編雜錄宋代舊事起於太祖訖於神宗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曰記聞或如
張詠請斬丁謂之類偶忘名姓者則註曰不記所傳明其他皆有證驗也閒有數條不註者或總註於最後一條
以括上文或後來傳寫不免有所佚脫也其中所記國家大政爲多而亦閒涉瑣事案文獻通考溫公日記條下
引李燾之言曰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其議取實錄國史考採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今所傳記聞及日記朔記皆
後紀之具也光集有與范夢得論修通鑑長編書稱妖異有所警戒談諧有所補益竝告存之大抵長編筆失於
繁毋失於略云云此書殆亦是志歟至於記太祖時宋白知舉一事自註云疑作陶穀記李迪丁謂鬪闕一事前
一條稱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乃出迎而問謂後一條稱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
復畱爲相种世衡遣王嵩反問一事前一條云開剛凌招撫保州亂兵一事前一條云田況
後一條云郭遠聞見異詞即兩存其說亦仍通鑑考異之義也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
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
水記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敘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
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荆公日記以刪修焉號朱墨本
是光此書實當日是非之所繫故紹述之黨務欲排之然明清所舉諸條今乃不見於書中殆避而刪除歟陳振

孫書錄解題亦曰此書行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為諱蓋常辨之為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會孫侍郎及遂從而實之上章乞毀版識者以為譏知當時公論所在不能以私憾抑矣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三本其文無大同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目錄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併一本十六卷又補遺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失於刊削蓋本光未成之彙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卽無一定之卷數也今參稽釐訂凡一事而詳略不同可以互證者仍存備考凡兩條複見徒茲充贅者則竟從刪定著為一十五卷其補遺一卷或疑卽李燾所謂日記案書錄解題載溫公日記一卷司馬光熙寧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遷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間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此書雖皆記熙寧之事然無奏對宣諭之語且所記至熙寧十年與止於三年亦不符其非日記明甚今仍併入此書共為一十六卷以較舊本卷數雖殊要於光之原書無所闕佚也

灑水燕談錄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齊國王闢之撰宋藝文志作王闢之蓋以闢關形近而誤通考引晁陳一家書目竝作王闢案魏野東觀集有贈王衢王闢同登第詩則北宋實有其人然野當真宗之時與此書年不相及蓋傳寫脫字也山東通志載闢之字聖塗青州人書錄解題稱其為治平四年進士讀書志稱其從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可取者輒記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今考此書皆記紹聖以前雜事分十五類帝德十七條議論十一條名臣五十條知入四條奇節十一條忠孝八條才識十二條高逸二十條官制十條貢舉二十條先兆十七條歌詠十八條書畫八條事誌三十一條雜錄三十五條共二百八十五條與讀書志所載之數不合蓋此本為商溶裨海所刻明人庸妄已有所刪削矣所記諸條多與史傳相出入其間如誰傳佳句到幽都一詩乃蘇轍使遼時寄其兄軾之作而誤以為張舜民又如柳永以鬻絲中官獻醉蓬萊詞為仁宗所斥而以爲仁宗大悅之類亦間有舛譌然野史傳聞不能盡確非獨此書爲然取其大致之近實可也

歸田錄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歐陽修撰多記朝廷軼事及士大夫談諧之言自序謂以唐李肇國史補爲法而小異於筆者不書人之過惡陳氏書錄解題曰或言公爲此錄未成而序先出裕陵索之其中本載時事及所經歷見聞不敢以進旋爲此本而初本竟不復出王明清揮麈三錄則曰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州因其間所記有未欲廣布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二說小異周輝清波雜志所記與明清之說同惟云原本亦嘗出與明清說又不合大抵初藁爲一本宜進者又一本實有此事其旋爲之說與刪除之說則傳聞異詞耳惟修歸潁上在神宗時而錄中稱仁宗立今上爲皇子則似英宗時語或平時割記歸田後乃排纂成之偶忘追改歟其中不試而知制誥一條稱宋惟揚億陳堯叟及修三人費袞梁谿漫志舉真宗至道三年四月以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亦不試而知制誥實在楊億之前糾修誤記是偶然疎舛亦所不免然大致可資考據亦國史補之亞也

嘉祐雜志二卷

內府藏本

宋江休復撰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舉進士充集賢校理謫監蔡州稅復官歷刑部郎中修起居注事蹟具宋史文苑傳休復有文集二十卷今佚不傳惟此書存文獻通考及宋史藝文志皆作三卷而稗海唐宋叢書皆不分卷明胡應麟筆叢云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之今不傳略見說郛然說郛所載止十頁而稗海唐宋叢書與此鈔本皆三倍於說郛應麟始偶未見也歐陽修作休復墓誌云休復歿於嘉祐五年而是書屢記己亥秋冬之事卽休復未歿之前一年年亦皆相應惟書中記其奉使事宋史本傳與墓誌皆不載又刻本皆題云臨川江休復而史與墓誌皆云陳留人頗爲舛異然諸家引用其說無不稱江鄰幾者而晁公武讀書志亦以爲嘉祐雜志卽江鄰幾雜志蓋休復奉使雄州未嘗出境不過館伴之常事故墓誌本傳皆不書而刻本標題又後人所妄加

爾其書皆記雜事故宋志列之小說家姚寬西溪叢語摘其象臆隨四時一條談以西陽維俎爲山海經朱穆齋
覺齋雜記摘其歷角一條談以丞相爲直閣以坐於榻爲立於榻是誠偶談然休復所與交遊率皆臆流耳榻目
染具有端緒究非委巷俗談可比也

東齋記事六卷

水樂大典本

宋范鎮撰鎮字景仁華陽人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據其自序乃元豐中作宋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作十
卷舊本久佚未能考其孰是今採輯水樂大典所收以類編次釐爲五卷又江少虞事實類苑曾慥類說亦多引
之今刪除重複續爲補遺一卷雖未必鎮之完書然以宋志及通志所載卷數計之幾於得其強半矣王得臣塵
史載是書爲鎮退居時作故所記蜀事較縣晁公武讀書志稱崇觀間以其多及先朝故事禁之今觀其書多宋
代祖宗美政無所謂誹訕君父得罪名教之語特以所記諸事皆與熙寧新法隱然相反殆有寓意於其間故
鎮入黨籍而是書亦與蘇黃文字同時禁絕迨南渡以後黨禁既解其書復行是直蔡京以王安石之故惡其
異議耳非真得罪於朝廷也今所存諸條句下如張綸註曰京版作張綸之類凡有數處是當時刊本且不一
而足矣鎮與司馬光相善惟論樂不合此書所記尚斷斷相爭而於胡瑗阮逸詞氣尤不能平蓋始終自執所
見者他如記蔡襄爲蛇精之類頗涉語怪記室韋人三眼突厥人牛蹄之類亦極不經皆不免稗官之習故通
考列之小說家然核其大綱終非碧雲騷東軒筆錄諸書所能竝論也

青箱雜記十卷

內府藏本

宋吳處厚撰處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進士初爲將作丞以王珪薦授館職出知漢陽軍後擢知衛州卒
其書皆記當代雜事亦多詩話晁公武讀書志謂所記多失實又譏其記成都置交子務誤以寇賊爲張詠案
處厚以下進不遂挾怨羅織蔡確車蓋亭詩驟得遷擢爲論者所薄故公武惡其人併惡其書今觀所記如以
馮道爲大人之類頗乖風教不但記錄之譌然處厚本工吟詠宣和畫譜載其題王正升灑景亭詩一首刺史

載其自諸暨抵刺詩二首皆綽有唐人格意故其論詩往往可取亦不必盡以人廢也

錢氏私志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或題錢彥遠撰或題錢恂撰或題錢世昭撰錢曾讀書敏求記定爲錢恂其說曰恂爲彭城王第三子昭陵之甥故記熙寧尚主玉仙求嗣事獨詳其稱大父寶謨閣知台州回者乃冀國公諱暉字載陽以父廕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時也彭城王諱景臻字道遠冀國公第九子建炎二年追封故稱先王俗子以爲起居舍人彥遠之筆不知彥遠乃忠遜之孫翰林學士易之子與彭城爲再從叔姪世次犁然安得反有先王之稱所辨良是然此書末有錢世昭序謂叔父太尉昭陵之甥凡耳目之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皆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其說得數萬言敘而集之名曰錢氏私志據此則是書固非彥遠所爲亦非盡恂所纂蓋恂嘗記所聞見而世昭序而集之爾序稱叔父太尉則世昭恂之猶子也宋史秦魯國大長公主本傳主爲仁宗第十四女以景祐五年封慶壽即是書中所云錢某可尚慶壽公主而通考前列秦魯國大長公主適錢景臻後列慶壽公主而不言所適則以慶壽公主與秦魯國大長公主分爲二人證以是書與宋史相合可知通考之誤惟其以五代史吳越世家及歸田錄斥錢氏之嫌詆歐陽修甚力似非公論然其末自極皆報東門之役則亦不自諱其挾怨矣

龍川略志十卷別志八卷

內府藏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案是公武讀書志載龍川略志六卷別志四卷稱轍元符二年夏居宿州杜門閉目追惟平昔使其子遠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其秋復紀四十七事此本龍川略志作十卷別志作八卷略志凡三十九事較晁公武所記少一事別志則四十八事較晁公武所記又多一事蓋商維濟刻本離析卷帙已非其舊又誤鼠略志中一事入別志中茲據序所稱十卷之文亦雜濬所追改也略志惟首尾兩卷紀雜事十四條餘二十五條皆論朝政蓋是非彼我之見至論居時猶不忘也然惟記厭讓之異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諸日錄動輒歸

怨於君父此轍之所以為轍歟別志所述多書簡之餘聞朱子生平以程子之故追修洛蜀之舊怨極不滿於一
蘇而所作名臣言行錄引轍此志幾及其半則其說信而有徵亦可以見矣

後山談叢四卷

內府藏本

宋陳師道撰師道字無已後山其別號也彭城人以薦為棗州教授徽宗時官至祕書省正字事蹟具宋史文苑
傳陸游老學菴筆記頗疑此書之偽又以為或其少時作然師道後山集前有其門人魏衍附記稱談叢詩話別
自為卷則是書實出師道手又第四卷中記蘇軾卒時太學諸生為飯僧考軾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師
道亦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從祀南郊感寒疾卒則末年所作非少年所作審矣洪邁容齋隨筆議其載呂許
公惡韓范富一條丁文簡陷蘇子美以撼杜祁公一條丁晉公路中使沮張乖崖一條張乖崖買田宅自污一條
皆爽其實今考之其信然邁稱其筆力高簡必傳於後世不云他人所贊証邁去師道不遠且其考證不草草知
陸游之言未免失之臆斷也

孫公談圃三卷

內府藏本

宋臨江劉延世錄所聞於孫升之語也升字君孚高郵人元祐中官中書舍人紹聖初謫汀州延世父時知長汀
得從升游因錄為此書升為元祐黨籍多述時事觀其記王安石見王雱其中受報事則不滿於安石記蘇軾以
司馬光薦將登政府升言軾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為執政則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
王安石在翰林為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若以軾為輔佐願以安石為成又記軾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
及仁宗神宗升宰傳堯俞士黃復言以文帝有弊則仁宗不為無弊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則又不滿於
軾記爭弔司馬光事亦不滿程子始於黨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歟王懋野客叢書曰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
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郡齋余得山陽吳氏建炎初錄本校之多三後二段乃公之甥宋稹所記併著於
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之卷末云云今考此本亦無此三條蓋懋雖有是說而刊版迄未補入謹據林所錄

增入卷末成完書焉案三段載野客叢書第五卷第十五條

孔氏談苑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孔平仲撰平仲有珩璜新論已著錄是書多錄當時瑣事而頗病叢雜趙與峕寶退錄嘗駁其記呂夷簡張士遜事謂以宰相押麻不合當時體制疑為不知典故者所為必非孔氏真本今考其所載往往與他書相出入如梁灝八十二為狀元一條見於迓齋聞覽錢俶進寶帶一條王禹玉上元應制一條見於錢氏私志宰相早朝上殿一條見於王文正筆錄上元燃燈一條詔勅用黃紙一條見於春明退朝錄寇萊公守北門一條見於國老談苑其書或在平仲前或與平仲同時似亦摭拾成編之一證至於王雱才辨傲很新法之行雱實有力而稱之為不慧殊非事實至張士遜死入地獄等事九誕幻無稽不可為訓與昔所論未可謂之無因姑以宋人舊本存備參稽云爾

畫墁錄一卷內府藏本

宋張舜民撰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疇齋邠州人中進士第為襄樂令累官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卒事蹟具宋史本傳舜民所著詩文名畫墁集是書乃所作筆記亦以畫墁為名中多載宋時雜事於新書五代史均屢致不滿之詞蓋各有所見不足為異其說不妨並存至徐禧於永樂死事朝廷贈卹之典見於史冊甚詳而舜民乃云徐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曰有人見之夏國疑亦有之是直以禮為屈節偷生殊為誣妄舜民嘗從高遵裕西征喜談兵事殆因惡禧之失策故醜其詞歟其他載錄亦頗涉瑣屑以一時典故頗有藉以考見者姑存以備宋人小說之一種云爾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並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先生莘縣人同平章事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嘗倅揚州坐與蘇軾遊謫監筠州鹽稅後官至宗正丞所記雜事三卷皆紀東都舊聞甲申雜記凡四十二條甲申者徽宗崇寧三年也故

所記上起仁宗下訖崇寧隨筆記載不以時代為先後聞見近錄凡一百四條所記上起周世宗下訖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為多隨手雜錄凡三十三條中惟周世宗事一條南唐事一條吳越事一條餘皆宋事止於英宗之初二書事蹟在崇寧申申前而原本次甲申雜記後蓋成書在後也卷末有其從曾孫從謹跋稱先世著書散佚隆興元年乃得此三編於向氏鈔錄合為一帙前有張邦基序言得其本於張由儀由儀則少從其父得於葦家敝篋中末題甲寅五月為高宗紹興三年蓋向氏之本又出於張氏當時親傳手迹知確為筆撰非依託矣三書皆開涉神怪稍近神官故列之小說類中然而所記朝廷大事為多一切賢姦進退典故沿革多為史傳所未詳實非盡小說家言也甲申雜記中李定稱蘇軾一條費衮梁谿漫志駁其失實今考衮謂軾詩自熙寧初始多論新法不便至元豐一年有烏臺詩案前後不過十年定云二三十年所作文字殊不相合其說是也至謂能記二三十年作文之因則人皆能之似不足為東坡道則其說未然書中所載定語乃云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則是指其所引之書非指其作詩之故褒殆未審其語歟

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莊家藏本

宋僧文瑩撰文瑩字道溫錢唐人文獻通考引吳公武讀書志以為吳僧今案讀書志實無吳字通考誤也其書成於熙寧中多記北宋雜事以作於荊州之金鑿寺故以湘山為名讀書志作四卷通考則續錄亦作三卷皆與今本不同未詳孰是厲鶚宋詩紀事稱文瑩及議蘇軾欽掇挽致於歐陽修文瑩辭不往今考錄中歐陽公謫滁州一條稱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還吳蒙見送云云與鶚所言正相反實別據他說未及考此書耶續錄中太宗即位一條李燾引入長編啟千古之論端程敏政宋紀受終考詆之九力然觀其始末竝無指斥逆節之事特後人誤會其詞致生疑竇是非作者本意未可以為是書病也吳升優古堂詩話論其以陽仰伯妓人入道詩誤為陳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為尼詩朱聖猗覺寮雜記論其載琴曲賀若一條誤賀若夷為賀若弼姚寬西溪叢語論其記宋齊邱事失實蓋考證偶疎未為大失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論其載王欽若過唐裴度事小說習徑

亦不足深求惟朱弁曲洧舊聞曰宇文大賚言文瑩嘗遊丁晉公門晉公遇之厚野錄中凡記晉公事多佐佑之人無重狐之公未有不爲愛憎所奪者然後世豈可盡欺是則誠其一瑕耳

玉壺野史十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宋僧文瑩撰據吳公武讀書志文瑩湖州野錄作於熙寧中此書則作於元豐中在野錄之後前有自序云收國初至熙寧間文集數千卷其閒神道墓誌行狀實錄奏議之類輯其事成一家蓋與野錄相輔而行玉壺者其隱居之地也文獻通考載文瑩玉壺清話十卷諸書所引亦多作玉壺清話此本獨作野史疑後人所改題然元人南溪詩話已引爲玉壺野史則其來已久矣若曹溶學海類編摘其中論詩之語別名曰玉壺詩話則杜撰無稽非古人所有也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嘗駁其記王禹偁事之譌趙與峕實退錄亦詆其誤以梁固之弟爲固之子王楙野客叢書又摘其誤以龐籍對仁宗事爲梁適蓋不無傳聞失實者然大致則多可考證云

東軒筆錄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魏泰撰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布之婦弟也桐江詩話載其試院中因上請忿爭殿主文幾死坐是不得取應潘子真詩話稱其博極羣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王銍跋范仲尹墓誌稱其場屋不得志喜爲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畫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作東軒筆錄用私喜怒誣讎前人最後作碧雲暇假作梅堯臣毀及范仲淹晁公武讀書志稱其元祐中記少時所聞成此書是非多不可信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槩已可見又摘王曾登甲科劉翬爲翰林學士相戲事歲月差舛相去幾二十年則泰是書宋人無不詆諆之而流傳至今則以其書自報復恩怨以外所記雜事亦多可採錄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

史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

子部

小說類

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五十一

小說家類二

侯鯖錄八卷

內府藏本

宋趙令時字德麟燕王德昭元祐中簽書潁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是書採錄故事詩話頗為精贍然如第五卷辨傳奇驚黨事凡數十條每條綴之以詞未免失之冶蕩歐陽修以豔曲數闕被誣釋文堂著湘山野錄尚辨其枉而今時此書乃著其居汝陰時挾妓事載其詩於卷中未免近詆朱翌猗覺寮雜記亦稱上元放燈增十七十八兩夜為建隆五年詔書以時和歲豐之故見太祖實錄三朝國史諸書令時乃云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亦屬妄傳翌又稱令時雖因蘇軾入黨籍而後附內侍譚稹以進頗違清議此書乃稱余為元祐黨人牽復過陳舉王敦昭君怨詩示張文潛文潛云此真先生所謂篤行而剛者云云尤不免愧詞然令時所與遊處皆元祐勝流諸所記錄多向有典型是固不以人廢言矣

泊宅編三卷

內府藏本

宋方勺撰勺有青溪寇軌已著錄勺家本婺州後徙居湖州之西溪湖有張志和泊舟處後人以志和有泛宅浮家之語謂之泊宅村勺寓其間因自號泊宅村翁是編蓋卽是時所作也宋史藝文志載勺泊宅編十卷此本僅三卷乃商潛載入稗海者明人傳刻古書每多臆為竄亂今無別本可校不知其為原帙否矣所載皆元祐迄政和開朝野舊事於王安石張商英輩皆有不滿之詞蓋亦公論至宗澤乃其鄉里而徽宗時功名未盛故勺頗譏其好殺則是非未必盡允又袁文襄牖開評據欽宗實錄知欽宗卽位之日王黼入賀已敕閣門使勿納卽貶崇信軍節度使賜死於路而勺乃記其有從幸龍德宮獻詩識者指以為識事則記載亦或失實然

其閒遺聞軼事摭拾甚多亦考古者所不廢書中閒有附註如教授談據建版坤為金一條言不飲類其姓名而條下註曰姚祐尚書也又秦觀贈妓陶心詞一條條下註曰此乃誤記東坡詞云云皆似非幻之自註其詞氣當亦宋人筆也

珍席放談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高晦叟撰晦叟任履無可考所紀上自太祖下及哲宗時事則崇寧以後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世無傳本今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尚可哀輯成編謹採集排綴釐為上下二卷書中於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為法鑒者隨所聞見分條錄載如王旦之友楊呂夷簡之議度富弼之避嫌韓琦之折佞其事皆本傳所未詳可補史文之闕特閒加評論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又當王氏學術盛行之時於安石多曲加迴護頗乖公議然一代掌故猶藉以考見大凡所謂識小之流於史學固不無裨助也

鐵圍山叢談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蔡條撰條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興化仙遊人蔡京之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以死宋史附載京傳末稱宣和六年京再起領三省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其罪蓋與京等曾敏行獨醒雜誌則載條作西清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以崇尚元祐之學為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知博風雅之名者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西清詩話乃條使其客為之殆以蔡攸領袖書局楷不知學為物論所不歸故疑條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書作於竄逐之後黨與解散誰與捉刀而敘述舊聞具有文采則謂之贗恣統袴則可不能謂之不知書也書中稱高宗為今上謝石相字一條稱中原傾覆後二十一年為紹興十七年徽宗賣茵香一條稱中興歲戌辰為紹興十八年又趙鼎亦卒於紹興十七年而此書記鼎卒後王趙坐調護鼎被劾罷官過白州見條之事是南渡後二十餘年尚請居無恙亦可云倖逃顯戮矣條所作北征紀實二卷述伐燕之事陳振孫謂其歸罪童貫蔡攸為蔡京文飾

此書所敘京事亦往往如是如史稱京忠言者議已作御筆密進乞徽宗親書以降條則稱政和三四年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皆以御筆從事史稱京由童貫以進又稱宦官宮妾合詞譽京條則稱京力過宦官邊之不得更反折角史稱范祖禹劉安世皆因京遠竄條則謂京欲復安世及陳瑾而不能已則與祖禹子溫取相契其巧爲彌縫大抵類此惟於其兄攸無惡詞蓋以攸嘗幼條又請京殺條故也至於元祐黨籍不置一語詞氣之間頗與其父異趣於三蘇尤極意推崇而丁仙現一條乃深詆王安石新法則仍其西清詩話之旨也他如述九壘之源流元圭之形製九鼎之鑄造三館之建置大晟樂之宮律及徽宗五改年號之義公主初改帝羸後改帝姬之故宣和書譜畫譜博古圖之緣起記所目觀皆較他書爲詳核以及辨禁中無六更之例宮花有三等之別俗諺包彈之始粵人雜卜之法諸葛氏筆張滋墨米芾研山大觀端硯玻璃母龍涎香香檳水沈水香合浦珠鎮庫帶縞絲銚百衲琴建溪茶姚黃花諸條皆足以資考證廣異聞又如陳師道後山詩話稱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諸家引爲故實而不知雷爲何人觀此書乃知爲雷中慶宣和中以善舞隸教坊三經新義宋人皆稱王安石觀此書乃知惟周禮爲安石親筆詩話三經實出王雱又徽宗繪事世稱絕藝觀此書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爲染寫非真自作尤歷來賞鑒家所未言其人雖不足道以其書論之亦說部中之佳本矣文獻通考作五卷此本實六卷或通考爲傳寫之誤歟

國老談苑二卷

浙江餘杭朱家麻本

舊本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作國老閒談卷數與此相合而註稱夷門君玉撰不著其姓然則此名後人所改王字亦後人所增也是編所紀乃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雜事於當時士大夫頗有所毀與元推重田錫而貶斥陶穀其餘如馮拯諸人俱不免於微詞雖開或抑揚過情而大致猶據實可信如范質不受賂遺賢儀議令皇弟開封尹署敕趙普請從征上黨曹彬平蜀回囊中惟圖書諸條宋史皆採入本傳中他亦多敘述詳贖足與史文相參考惟記太祖清流關之戰謂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不知暉兵敗見

擒送壽州行在周世宗尙賜以金帶鞍馬因創甚不宥治而死竝非戮之陣前又謂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遂爲定制案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乃後人感暉之義以資追薦亦非爲太祖助戰而起此則傳聞之譌異未可槩從至謂太宗嚮用老成寇準欲求速進遂領地黃蘆版以求白髮恐準亦未必至是也

道山清話一卷 丙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郭摘其數條刻之題曰宋王暉案書末有暉跋語云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
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鈔藏示子孫後題
建炎四年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曝書則換此書者乃暉之祖非暉也周輝清波雜誌
稱成都富春坊火詩乃洛中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亦不言其姓氏書中記元祐五年其父爲賀遠國正
旦使論范純仁呂公著事歸奏哲宗命寄書純仁後純仁再相哲宗問曾見李某書否則撰此書者李姓非
王姓也然考李燾通鑑長編是年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蘇注戶部郎中劉昱爲正旦使供備庫使郭宗顏西京
左藏庫副使畢可濟副之後郭宗顏病改遣西頭供奉官閣門陸孝立無李姓者在其間而所稱去年范純仁出
守和昌呂公著卒於位事考二人本傳實均在元祐四年則五年字又不談不審其何故也或蘇字劉字傳寫譌
爲李歟所記終於崇寧五年則成書當在徽宗時書中頗詆王安石之姦於伊川程子及劉摯亦不甚滿惟蘇
黃晁張交際議論特許其爲蜀黨中人固灼然可見矣其書皆記當代雜事王士禎居易錄嘗譏其誤以兩張先
爲一今考歐陽修集張子野墓誌銘蘇軾集張子野詩集跋及定風波引士禎之說信然又所記陳彭年對眞宗
墨智墨允出春秋少陽事稱上令祕閣取此書覽至彭年令於第後版尋檢果得之云云其說頗確案春秋少陽
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彭年嘗得見之宋祕閣又何自有之今考皇侃論語疏陸德明經典釋文邢昺論語疏皆引
春秋少陽此條其時尚未有易疏彭年所舉非陸氏書則皇氏書耳是則傳聞者失實此書因而誤載也

墨客揮犀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彭乘撰案北宋有兩彭乘一爲華陽人真宗時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宋史有傳其作此書者則筠州高安人也
不載其仕履故始末無可考見書中稱嘗爲中書檢正又稱至和中赴任邕州而不言其爲何官又自稱嘗至僊
耳其所議論大抵推重蘇黃疑亦蜀黨中人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十卷續十卷稱不知撰人名氏今本爲
商潛刻入裨海者卷首直題彭乘姓名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爲據而止有十卷則已佚其續集矣書中如陳學中
言後苑苑牧豕狗潛大臨作滿城風雨近重陽詩彭淵材遊興國寺諸條惠洪所作冷齋夜話亦載之皆全同其文
不易一字惠洪本高安彭氏子與乘同族同時不應顯相蹈襲若此又如魏舒詣野店張華博物傳融有三子諸
條皆全錄晉書北魏書原文別無考證亦不相類疑原本殘闕後人又有所竄入然於宋代遺聞軼事以及詩話
文評徵引詳洽存之亦頗資參考焉

唐語林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王謙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謙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做世說分三十五門又益十七門爲五十二門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
陳氏之言入小說家又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
又云館閣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
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空格註云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謙爲崇寧大觀閒人矣是書雖做世
說而所紀典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採諸書存者亦少其哀
集之功尤不可沒明以來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俎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 武英殿書庫
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
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刪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
一篇載所採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尙可考見其梗概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

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爲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後之其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連葉今每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論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釐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楓窗小牘二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海鹽姚士彝序以書中所載先三老一條證以洪适隸釋袁良碑知其姓袁又有少長大梁及僑寓臨安語可知其鄉貫其名則終莫得詳查慎行註蘇軾來鶴亭詩引爲袁裂未詳何據裂實明人疑慎行誤也上卷記見崇寧間作大鬢方額下卷言嘉泰二年月食事即以崇寧末年而計亦相距九十七年舊本題百歲老人不誣也所記多汴京故事如長嶽京城河渠宮闕戶口之類多可與史傳相參其是非亦皆平允惟洪芻以搜括金銀之日勢劫內人徵歌佐酒其罪不可勝誅長沈海島宋法已爲寬縱此乃力辨其無事則紕繆之甚不足徵據矣

南窗記談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多紀北宋盛時事淳熙中袁文作襄陽開評已引其書則作於孝宗以前而中有葉夢得問章惇濟一條又有近傳崧卿給事餽冰云云夢得爲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時終於知福州崧卿爲政和五年進士高宗時終於中書舍人給事中則是書當在南北宋間也中載葉景修述延祐戊午開元宮立虞集碑一條乃元仁宗五年事殊不可解檢核別本此條獨低二格書之乃知上一條記葉寬夫在金陵鑿地丈餘得竈灰及朱漆匕箸事元人讀是書者因記王眉叟掘地丈餘得花蓼魚池事批於其旁故稱與此事相同云云此事即指蔡寬夫事也曹溶所藏之本因傳寫者不究文義一槩錄作正文故致是譌異耳其書凡二十三條袁文所引衛大夫一條此本不載蓋已非完書然所記多名臣言行及訂正典故頗足以資考證惟袁州女子登仙一條龐籍見天書一條頗涉語怪然籍見天書一事曲洎舊聞已載之蓋宋人說部之通例固無庸深詰者矣

過庭錄一卷 內府藏本

宋范公偁撰公偁仕履未詳據其所言乃仲淹之元孫而不言其曾祖爲誰觀其稱純禮爲右丞純粹爲五侍郎則必非純禮純粹二人之後純祐惟一子曰正臣官太常寺太祝與所言祖先祿者不合則亦非純祐之後考純仁傳末稱二子正平正思此書皆稱爲伯祖則併似非純仁後惟純仁傳中有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語正平傳中亦稱以遺澤官推與幼弟後蔡京興僞造純仁行狀之獄正思與正平爭承則純仁沒時正思已不年幼知純仁尙有一幼子光祿卽所廢之官公偁之父蓋卽其子書中稱其於純仁沒後未及釋服而卒故後來不預行狀事而史遂但稱純仁子二人耳以是推之知爲純仁之曾孫也其書多述祖德皆紹興丁卯戊辰閒聞之其父故命曰過庭語不溢美猶有淳實之遺風惟純禮自政府出守潁昌史以爲王誥之譜此則以爲中官閹守忠之譜則未知孰是也中亦閒及詩文雜事如記宋祁論杜詩實下虛成語記蘇軾論中岳畫壁似韓愈南海碑語皆深有理解其他蘇黃集外文及燕照鄰隴鵲諸人詩詞亦多可觀獨黃鬚翁傳卽李靖虬髯客事而稱爲已佚之異書則偶誤記耳

洋洲可談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宋或撰或字無惑烏程人其書文獻通考著錄三卷而左圭刻入百川學海陳繼儒刻入初笈者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屬寥寥蓋其本久佚圭等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以存其概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引頗繁哀而幅之尙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爲綴緝未必毫髮無遺然較之陳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略核計已得其十之八九矣或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澗諸州紹聖中嘗奉命使遼後又爲廣州帥故或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番禺坊市船言之尤詳考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官然實非元祐之黨嘗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惠卿故或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於亶與惠卿則往往曲爲解釋甚至元祐垂簾有政由帷箔之語蓋欲回護其父不得不回護其父黨既

回護其父黨遂不得不算招聖之政而薄元祐之人與蔡條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非是非之公然自此數條以外所記士俗民風朝章國典皆頗足以資考證卽軼間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較他小說之侈神怪肆談嘲徒供談噱之用者猶有取焉

高齋漫錄一卷

水樂大典本

宋曾慥撰慥有類說已著錄類說自序以爲小道可觀而歸之於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撰述是書亦卽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談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中如給舍之當服積帶不歷轉運使之不得爲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遊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鈔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百卷自他書鈔撮而成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摭摭衰頓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參校補入略用時代詮次合爲一卷雖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略亦可睹矣

默記三卷

兩淮野乘家藏本

宋王銍撰銍有補侍兒小名錄已著錄此編多載汴都朝野遺聞末一條乃考正陳思王感甄賦事周輝清波雜誌嘗疑其記尹洙扼腕之妄又其中所引江南野史李後主小周后事參校馬陸二家南唐書無此文則亦不能無誤然銍熟於掌故所言可據者居多如宋太祖以周世宗幼子賜潘美爲子事似不近理而證以王鞏所記乃併其子孫世系一一有徵則尹洙事或傳者已甚鞏未察而書之小周后事則今本江南野史已非完書其文在佚篇之內均未可知未必盡構虛詞也惟所記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見火輪小兒知宋將代周一事涉於語怪頗近小說家言不可據爲實錄耳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

河南巡撫孫鼎本

宋王明清撰明清字仲言汝陰人慶元中寓居嘉興書錄解題稱其官曰朝請大夫宋詩紀事則曰秦州倅未

詳孰是也是編皆其刺記之文前錄爲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時所紀多國史中未見事自啟謂記憶殘闕以補冊府之遺是也未附沙隨程迥臨汝郭九惠二跋李屋一簡及慶元二年實錄院移取揮塵錄滕文二遺後錄爲紹熙甲寅武林官舍中所紀有海陵王禹錫跋第三錄爲慶元初請外時所紀於高宗東狩事獨詳餘語兼及詩文碑銘補前三錄所未備有沒儀趙不謫跋吳公武讀書志云總二十三卷今止二十卷文獻通考云前錄三卷今四卷後錄自跋云釐爲六卷今多五卷蓋久經後人分併故卷帙不齊如此明清爲王銍之子曾紆之外孫紆爲曾布第十子故是錄於布多溢美其記王安石沒有神人幢蓋來迎而於米芾極其醜詆尤不免軒輊之詞趙彥衡雲麓漫鈔嘗議其載張書安侍從諸臣事爲不近事理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亦議其載戴祀黃巢事爲不經之談然明清爲中原舊族多識舊聞要其所載較委巷流傳之小說終有依據也

玉照新志六卷

內府藏本

宋王明清撰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閒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己酉避亂錄頗詆諆韓世忠明清不爲置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糾紛尙未論定宋齊愈獄牘一條深不滿於李綱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諆正人他如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劫寨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參證又如載會布馮燕水調歌頭排遍七章爲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見宋時大曲之式蓋明清博物洽聞兼嫻掌故故隨筆記錄皆有裨見聞也其曰玉照新志者自序謂得一玉照於永嘉鮑子正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書云

投轄錄一卷

內府藏本

宋王明清撰是書乃其晚年所作見於書錄解題者一卷與此本相同其以投轄爲名者陳振孫謂所記皆奇聞異事客所樂聽不待投轄而聞也所列凡四十四事大都撥拾叢碎隨筆登載不能及揮塵錄之搜羅賅洽有資考證然故家文獻所言多信而有徵在小說家中猶爲不失之荒誕者惟第六條之首原闕四行乃傳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五

子部 小戴禮卷一

者所脫佚今已不可考矣書中於每條之下多註所聞之人今考其江彥文一條下註聞之陸務觀任盡臣虹
縣良家子二條下註聞之僧祖秀祖秀乃宣和舊人即作良岳記者明清猶及見之而又下見陸游其稱已未
歲金人歸我河南地者為高宗紹興九年又稱甲戌歲者乃寧宗嘉定七年則明清之老壽可以概見宜其於
軟聞舊事多所諳悉也

張氏可書一卷 水樂大典本

案張氏可書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亦不詳撰人名
氏惟愛日齋叢鈔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換道流一事稱為張知甫可書知甫不知何許人今考書中所
紀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鸞龍涎香於明節皇后閣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京中閱
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中原事則入南渡後二十餘年矣蓋其人生於北宋末年猶及見汴梁
全盛之日故都遺事目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為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於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往
往意存鑑戒其餘瑣聞佚事為他說家所不載者亦多有益談資雖詭譎神怪之說雜廁其間不免失於冗雜
而案其本旨實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之流未嘗不可存備考覈也其書原本已佚今據水樂大典收入各韻
內者採掇裒輯共得五十條謹編為一卷以存其概云

聞見前錄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邵伯溫撰伯溫有易學辨惑已著錄伯溫藉邵子之緒猶及見元祐諸耆儒故於當時朝政具悉端委見書成
於紹興二年前十六卷記太祖以來故事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時同異之論載之尤詳其論洛蜀朔三黨
相攻惜其各立門戶授小人以閒又引程子之言以為變法由於激成皆平心之論其記鍾籠錦事出文彥博之
妻於事理較近其記韓富之隙由撤簾不由定策亦足以訂強至家傳之謬周必大跋呂獻可墓誌謂伯溫是
書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殆好惡已甚之詞不盡然也十七卷多記雜事其洛陽水樂諸條

皆爲麥秀黍離之感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記邵子之言行而婦女轉生黑猿感孕意欲神奇其父轉涉妖誣又記邵子之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亦不以爲非似乎附會至投壺一事益猥瑣不足紀蓋亦擇焉不精者取其大旨可耳

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

內附藏本

宋周煇撰輝字昭禮邦彥之子屬鸚宋詩紀事附載馬曰琯之言曰舊本清波雜志有張貴謨序書中輝俱作輝應從之案是編爲影宋精本書中俱作輝張貴謨序亦存琯曰琯所見者或轉是譌本輝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輝實自浙遷淮也是書之未有張斯中張新陳海楊寅張巖龔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似道稱輝爲處士然輝曾試宏詞奏名見之書中或當時未就官耶別志又自稱富至金國益不可解或隨出使者行也清波爲杭州城門之名紹興中輝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曾王安石之非考書中稱輝之曾祖與安石爲中表蓋親串之閒不無回護猶之王明清揮塵諸錄曲爲曾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盡廢其書則又門戶之見矣是書原本十二卷商濬稗海作三卷蓋明人刊本多好合併刪削不足爲異諸跋並稱二志惟龔頤正跋作三志考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爲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當有後志然別志中但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稱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惟此兩集或頤正跋三字誤歟

雞肋編三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宋莊季裕撰季裕名緯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詳惟呂居仁軒渠錄記其狀貌清癯人目爲細腰宮院子又薛季宣浪語集有季裕筮法新儀序亦皆不著其生平據書中年月始於紹聖終於紹興蓋在南北宋之間又尹孝子一條自稱當攝襄陽尉又原州案樹一條稱作倅臨涇李健食糟蟹一條稱官於順昌瑞香亭一條稱官於澧州其爲何官則莫可考矣此書前有自序題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而所記有紹興九年事疑書成之後

又續有所增世無刊本陶宗儀說郛僅錄其二十條此本較說郛所載約多五倍後有至元己卯仲春月觀陳孝先跋曰此書莊紳季裕手集也紳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育法筮法新儀行於世間其他著述尙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鈔而謬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掃之如塵尙多有疑誤云云蓋猶季裕之完本也季裕之父在元祐中與黃庭堅蘇軾米芾諸人遊季裕猶及識芾及晁補之故學問頗有淵源亦多識軾聞舊事書中如不知龍城錄爲同時王銍所作反據以駁金華圖經之類閒失考證然可取者多其記遠宋舊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爲主亦各抒所見季裕方浮沈郡縣與當時朝士附合秦檜者固自有殊統觀其書可與後來周密齊東野語相埒非輟耕錄諸書所及也

聞見後錄三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邵博撰博字公濟伯溫子也是編蓋續其父書故曰後錄其中論復孟后諸條亦有與前錄重出者然伯溫所記多朝廷大政可裨史傳是書兼及經義史論詩話又參以神怪俳諧較前錄頗爲瑣雜又伯溫書歷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蘇軾觀所記游酢謝良佐之事知康節沒後程氏之徒欲尊其師而抑邵故博有激以報之蓋怙權者務爭利必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利之不獨擅則同類復相攻講學者務爭名亦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名之不獨擅則同類亦相攻固勢之必然不足怪也至其彙輯疑孟諸說至盈三卷證碧雲駮眞出梅堯臣手記王子飛事稱佛法之靈記湯保衡事推道教之驗論晏殊薄葬之非詆趙鼎宗洛學之謬皆有乖邵子之家法他若以元稹詩作黃巢之類引據亦頗疏略惟其辨宣仁之誣載司馬光集外章疏之類可資考訂議通鑑削屈原之非駁王安石取馮道之謬辨伊川易傳非詆重廉詩紹興玉璽寶非和璧論皆有見談詩亦多可採宋人說部完美者稀節取焉可矣

北窗叢書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有孟子發題已著錄是書又輟之名蓋取義淳于髡事然所記多當時前輩盛德可爲士大

夫觀法者實不以滑稽嘲弄爲主未審何以命此名也德操與張九成友善故孟子發題附刻於橫浦集末其學問則九成純耽禪悅德操多稱道二程雖開一及蘇氏而不甚鄭重其第一條卽言王氏新法由於激成以闡明程子之意則宗洛而不宗蜀其微意固可概見惟林靈素妖妄蠱惑實方士中桀黠之雄而德操稱其有活人之心未免好爲異論又解孟子萬物皆備一條九近苟狎性惡之旨其橫浦之學偶相漸染故立是異說歟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德操病廢終身行事無所表見志乘至不載其姓名其書明以來傳本亦稀朱彝尊始得是本於海鹽乃稍稍傳鈔流播殘編蠹蝕幾佚幸存亦可云希觀之祕笈矣

步里客談二卷

永嘉大
典本

宋陳長方撰長方字齊之侯官人紹興戊午進士第官江陰縣學教授初長方父侁爲洪州錄事卒於官長方奉母居吳依其外祖大僕寺卿林且家於步里遂以名書宋史藝文志載陳唯室步里客談一卷唯室卽長方之別號蓋宋史荒謬未考其名胡伯能作長方行狀稱所著有步里談錄二卷亦卽此書蓋初名談錄後乃改今名也所記多嘉祐以來名臣言行而於熙寧元豐之間邪正是非九三致意其論元祐黨人不皆君子足破假借標榜之習其引陳瓘與楊時書議欲裂白麻之非禮亦深明大體所見迥在宋人之上至於評論文章頗可多採如謂陳師道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句與黃庭堅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句皆學杜甫縛雞行而陳爲不類又引王剛中語謂文字使人鑿節賞嘆不如使人肅然起敬又謂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以議蘇軾數擬盤谷序之非皆爲有見至謂月自有光非受日之光一條由不知推步之術謂腎無左右一條由不知診候之方置之不論可矣此書宋志作一卷與胡伯能狀不合蓋傳寫之誤今散見永樂大典者哀而輯之尙得五十八條謹以類排纂從胡伯能所記仍釐爲一卷

程史十五卷

浙江鮑士
忝家藏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其間雖多俳優詭誕之詞然

惟金華士人著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爲自穢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記遺事惟張邦昌對豫二冊文可以不存又康與之題徽宗畫一條爲張瑞義貴耳集所駁敖陶孫譏韓侂胄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互異亦偶然失實至於石城堡塞汴京故城諸條皆有關於攻取形勢他如湯岐公罷相施放生趙希先節概葉少蘊內制乾道受書禮范石湖一言悟主紫宸廊食燕山先見大散論賞書秦檜死報鄭少融遷除任元受啟陳了翁始末開禧北征二將失律愛莫助之圖慶元公議黃潛善諸條皆比正史爲詳備所錄詩文亦多足以旁資考證在宋人說部中亦王明清之亞也惟其以程史爲名不甚可解考說郭載柳理常侍言旨其第一條記明皇遷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宋崖太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案此書唐志不著錄疑卽德裕次柳氏舊聞之別名也珂蓋襲而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爲葦蓬常爲圓三寸桂圍倍之註曰程車杠也說文解字曰程牀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爲確 程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毛晉刻本末有附錄一卷前爲岳飛傳及飛遺文併珂詩文各一首已與此書無關又附明劉瑞孝娥并銘王公祠記各一篇九足驗非此書所舊有今併刪之庶不瀾簡廣焉

獨醒雜志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曾敏行撰敏行字達臣自號浮雲居士又曰獨醒道人又曰歸愚老人吉水人吉水屬廬陵郡故又自題曰廬陵曾祖孝先祖君彥皆當熙寧之時不肖以新學干科第故敏行守其家法多與正士遊胡銓楊萬里謝諤皆其友也年甫二十以病廢不能仕進遂專意學問積所聞見成此書其子三聘編爲十卷以樊仁遠所作行狀及銓所作哀詞附後萬里序之諤跋之後趙汝愚周必大樓鑰亦皆爲之跋書中多紀兩宋軼聞可補史傳之闕閒及雜事亦足廣見聞於南渡後劉岳諸將皆深相推挹而於秦檜則惟記與翟汝文詬爭一事亦不甚置是非於秦檜登第一事亦僅借崔頤以寓之考敏行卒於淳熙二年去檜未遠殆猶有所避歟書

中稱鳳驚造自韓信而不言所據案唐李尤癩異志載有是說小說妄談於古無徵又唐改正月晦日爲中和節載於鄭侯家傳當時嘗以命題試士其詩載於文苑英華本非僻事而試官謬舉清明寒食之說敏行亦不能糾正蓋以記錄爲主不以考證爲主也但如仁宗朝二衛士論實贖事乃因朝野僉載唐龜徽事而影撰此

看書續聞十卷 浙江鮑士 燕家藏本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鶴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鶴特結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鶴西塘撰則又爲

鶴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並稱陳鶴者舊續聞或題鶴撰者近之歟鶴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

諸人遺事又自記嘗與知辰州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摺拾頗多

閒或於條下來註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間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

問手帖而雜置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鶴之外弟又稱朱翌爲待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傳

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故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

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若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據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誌之誤亦頗

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閒傷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四朝聞見錄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葉紹翁撰紹翁自署龍泉人又書中載程公許與論眞德秀謚議手東字之曰靖逸而厲鸚宋詩紀事稱其字嗣宗建安人與自述互異考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歟其

歷官始末無考觀所記庚辰京城災周端朝諷其論事一條及與真德秀私校殿試卷一條則似亦嘗爲朝官其所居何職則不可詳矣所錄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凡二百有七條甲乙丙戊四集皆雜敘高孝光寧四朝時事各有標題不以時代爲先後惟丁集所記僅寧宗受禪慶元黨禁二事不及其他紹翁與真德秀遊故其學一以朱子爲宗然實武夷山一條乃深惜朱在之頹其家聲葉在朱子之子時官戶部侍郎無所隱諱則非攀援門戶者比故所論頗屬持平南渡以後諸野史足補史傳之闕者惟李心傳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號爲精核次則紹翁書陳郁藏一話腹嘗摘其誤以劉禹錫題壽安甘棠驛詩爲趙仲湜游天竺詩一條周密齊東野語嘗摘其光宗內禪慈懿於卧內取璽一條又摘其由韓侂胄首求和誤稱由章良能建議一條又摘其南園香山一條蓋小小譌異記載家均所不免不以是廢其書也惟王士禎居易錄謂其頗涉煩碎不及李心傳書今核其體裁所評良允故心傳書入史部而此書則列小說家焉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爲名與所作齊東野語大致相近然野語兼考證舊文此則辨訂者無多亦皆非要義野語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說家從其類也明商濬稗海所刻以齊東野語之半誤作前集以別集誤作後集而後集續集則全闕又併其自序佚之後烏程閔元衢於金閨小肆中購得鈔本毛晉爲刻入津逮祕書始還其原帙書中楊凝式僧淨端一條與野語重出蓋刪除未盡彌陀入冥劉朔齋再娶一條並附註衢案云云蓋閔氏所加海鹽兆火一條附註不題名字核其語意殆亦閔語也書中所記頗復雜如姨夫眼眶諸條皆不足以登記載而遺文佚事可資考據者實多究在輟耕錄之上所記羅椅董敬菴韓秋巖諸人於宋末講學之弊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語一條周平原語一條九言言炯戒有關於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說忽之矣都穆南濠詩話曰吳興唐廣嘗手錄癸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不平是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至此

幸爲我暴之云云夫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使密果誣讒方回不應有元一代無一人爲回訟寃至明而其鬼忽靈者其說荒唐殆不足辨且密爲忠臣回實叛賊即使兩人面質人終信密不信回也況恍惚夢語乎

隨隱漫錄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臨川陳隨隱撰蓋後人以書中自稱隨隱而稱陳郁爲先君知爲臨川陳姓故題此名實則隨隱非名也據所載錢舜選詩其人嘗於理宗景定四年以布衣官東宮掌書又載辛巳八月己丑爲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則其人蓋已入元案劉壘水雲村泯案載宋度宗御批一道云令旨付藏一所有陳世崇詩文案都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日定要千萬千萬四月五辰初付陳藏一揀跋其後以爲度宗在春宮時盛年潛躍汲汲斯文惜不遇園綺羽翼乃下訪藏一父子之卑陋藏一爲郁字則其子當卽世崇諱以書中所記與此批一脗合知隨隱卽世崇號也其書多記同時人詩話而於南宋故事言之尤詳如紫宸殿上壽儀賜太子玉食批直書關夫人名數孩兒班服飾孟享駕出儀太子問安展書儀帶格三十二種諸條頗有史傳所未及者他所記詩話雜事亦多可採其第二卷內論漢平帝后晉愍懷太子妃以下五條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慘與所以致敗之由而終無一言之顯斥猶有黍離詩人泚側忠厚之遺尤非他說部所及也

東南紀聞三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顏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爲元人所作故稱宋爲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論乘籥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籌論三五月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陵名稱廟號年號往往多內詞始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惟論蜮醜論擢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採說部爲之至於韓流之清節何自之仇直張惟孝之任俠畢焯之書法趙執中之木箭史嵩之之伎忍以及徽宗時瑞禽迎駕入市僧之智術紹興中韋后欲觀石塔得寺僧之誦誅

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談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以為彙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世忠迎合秦檜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實而南嶽夫一人一事尤為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白穢其書然大旨記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為善本原書久佚卷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真合排纂勒為三卷

歸潛志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劉祁撰祁字京叔渾源人御史從益之子為太學生舉進士不第元兵入汴遷鄆鄉里戊戌復出就試魁南京遷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省辟置幕府凡七年而歿舊以金史載之文藝傳遂題曰金人殊非其實是書名曰歸潛蓋祁於壬辰北還以此二字勝其室因以題其所著然晚年再出西山之節不終亦非其實也卷首有祁乙未自序謂昔所閒見暇日記愼隨得隨書第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第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第十一卷題曰錄大梁事紀哀宗亡國始末第十二卷題曰錄僅立碑事紀立作亂時廷臣立碑以媚之劫祁使撰文事又一篇題曰辨亡敘金前代之所以治平末造之所以亂亡自此二篇以下至十三卷悉為雜說略如語錄之體殊不相類疑此二篇本自為一卷殿全書之末別以語錄為第十三卷詩文為第十四卷附綴於後後人因篇頁不均割語錄之中移綴此卷故體例參差也壬辰之變祁在汴京目擊事狀記載得其實故金史本傳稱祁此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哀宗本紀全以所言為據又若大金國志稱樞密使伊喇蒲阿出降於元此志不書出降與金史相合可證大金國志之誤元史稱壬辰正月太宗自白坡濟河而南睿宗由峭石灘涉漢而北以渡河涉漢同在一時而此志則載睿宗涉漢在辛卯十一月太宗渡河乃在壬辰與金史及姚燧牧菴集蘇天爵名臣事略所紀相合可證元史之誤又如載天興元年劉元規使北朝不知所終而金史本紀不書其事載薩克蘇謀奪李元妃本紀不著其名載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諸國使臣朝見遇雨放朝與周輝北轅錄合而本紀但載十六年三月朔日饒放朝一條載金代鈔法凡八易其名而金史食貨志失載通貨改為通貨通寶

又改爲通貨一條皆足以補正史之闕至於金史交聘表稱大定十六年宋湯邦彥充申請使此志作祈請使國
克坦烏登傳稱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關移烏登行省閩鄉以備潼關此志書其事於正大八年完
顏思烈傳載王渥從思烈戰歿此志作從侍嘉咨希李英傳稱與元兵遇於霸州歿死此志作遇於潞州郭阿林
傳稱宋兵大至遂戰歿此志作馬倒被擒不知存歿師安石傳贊稱以論列侍從觸怒而死此志則云既居位人
望願滅皆有異詞其他年月先後姓名官階與史不同者甚多皆足以資互考談金源遺事者以此志與元好問
壬辰雜編爲最金史亦竝稱之壬辰雜編已佚則此志尤足珍貴矣世所行本皆八卷雖傳是樓藏本亦然 國
朝郭朝鈞編集金詩所採錄僅及前七卷知其未見全帙此本一十四卷與王暉渾源世德碑相合當猶從元本
傳錄錢曾讀書徵求記稱陸孟龜家鈔本歸潛志凡十四卷蓋卽此本也

山房隨筆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元蔣子正撰子正不知何許人惟書中杜善甫一條內有分教溧陽語知嘗爲溧陽學官又有穆陵在御語
知爲宋人入元者也所記多宋末元初之事而於賈似道事尤再三深著其罪於鄭虎臣木棉菴事敘述始末
亦比他書爲最詳惟所記陸秀夫輓張世傑詩似出附會崖山舟覆鯨海沸騰烏有吟咏之暇且詩中曾聞海
上鐵斗騰句亦不似同時之語朱國棟湧幢小品謂世傑溺死在秀夫赴海之後亦以此詩爲疑所言良允殆
好事者欲褒忠義故造斯言歟至於以夏貴之降歸咎似道未爲無理而反復解釋反似於實有怨詞未免有
乖大義觀者不以詞害意可矣

山居新語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楊瑀撰瑀元史無傳楊維禎集有瑀墓碑曰瑀字元誠杭州人天歷閒擢中瑞司典簿帝愛其廉慎超授奉
議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乙未江東浙西盜羣嘯乃改建德路總管瑀泣郡視之如家民亦視之如父母其像
而祠者凡十有四所行省最其功進階中奉大夫云云是書卷末有至正庚子三月瑀自跋結銜題中奉大夫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當成於進階以後而卷首又有維楨序作於是年四月乃稱為歸田後作殆是年節已致仕歟其書皆記所見聞多參以神怪之事蓋小說家言然如記處州砂糖竹箭記至元六年增輝官米記高克恭弛火禁記托克托開舊河則有關於民事記敕令格式四者之別記八府宰相職掌記奎章閣始末記儀鳳司教坊司班次則有資於典故記朱夫人陳才人之殉節記高麗女之守義記樊時中之死事則有禱於風教其他嘉言懿行可資勸戒者頗多至於辨正薩都刺元宮詞謂宮車無夜出之例不得云深夜宮車出建章擊執宮人紫衣大朝賀則於侍儀司法物庫關用平日則無有不得云紫衣小隊兩三行北地無芙蓉宮中無石欄不得云石欄杆畔銀鏡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又辨其京城春日詩謂元制御溝不得洗手飲馬雷守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不得云御溝飲馬不回首貪看柳花飛過墻則亦頗有助於考證雖亦較耕錄之流而視陶宗儀所記之猥雜則勝之遠矣

遂昌雜錄一卷 內府藏本

元鄭元祐撰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遷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僞吳名而是錄仍題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則當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書中所列人名上猶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泰哈布哈倪瓚杜本併見杜本之卒多記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軼事而遺逢世亂亦間有憂世之言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較耕錄諸書摭拾穴雜者可比其記葬高孝二陵遺骨事作林景與與較耕錄異蓋各據所聞其稱南采和議由高宗不由於秦檜宋既亡矣可不必更為高宗諱亦諫心之論也

樂郊私語一卷 兩淮馬裕藏本

元姚桐壽撰桐壽字樂年睦州人順帝後至元中嘗為餘干教授解官歸里自號桐江釣叟至正中流寓海鹽時江南擾亂惟海鹽未被兵火尙得以閉戶安居從容論述故以樂郊私語為名雖若幸之實則傷亂之詞也

所記軼聞瑣事多近小說家言然其中如楊額哲武林之捷張士誠杉青之敗陳足與史傳相參所辨大里山天冊碑秦檜像贊魯晉注杜甫詩諸條亦足資考證末載楊維禎撰其兄椿壽墓誌一篇頗爲不倫桐壽欲表章其兄何不敘之書內而乃別載於末核以體例深屬有乖今削除不載惟錄桐壽之本書焉

輟耕錄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陶宗儀撰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此書乃雜記聞見瑣事前有至正丙午孫作序書中稱明兵曰集慶軍或曰江南遊軍蓋丙午爲至正二十七年猶未入明時所作也耶瑛七修類稿謂宗儀多錄舊書如廣容談通本錄之類皆撰爲已作今其書未見傳本無由證瑛說之確否但就此書而論則於有元一代法令制度及至正末東南兵亂之事紀錄頗詳所考訂書畫文藝亦多足備參證惟多雜以俚俗戲謔之語閭里鄙穢之事頗乖著作之體葉盛水東日記深病其所載猥褻良非苛論然其首尾賅實要爲能留心於掌故故宋舞簿靜志居詩話謂宗儀練習舊章元代朝野舊事實借此書以存而許其有裨史學則雖瑜不掩瑕固亦論古者所不廢矣

水東日記三十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葉盛撰盛有葉文莊奏草已著錄是書記明代制度及一時遺文逸事多可與史傳相參其閒敘引既繁亦不免時有抵牾又好自敘居官事蹟殆不免露才揚己之病王士禛作居易錄多自記言行有如家傳其源濫觴於此古人無是體例也至於辨請禁官舍家人操習一疏謂人誣其子與官舍鬪鴛鴦不勝因有是奏深自剖析連篇不已抑又淺之甚者矣然盛留心掌故於朝廷舊典考究最詳又家富圖籍其景竹堂書目今尙有傳本頗多罕覩之笈故引據諸書亦較他家裨販成編者特爲博洽雖榛楛之勿剗亦蒙茸於集翠取長葉短固未嘗不可資考證也

菽園雜記十五卷

浙江臨土恭家藏本

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叅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

陸欽齊名時號東三鳳其詩才不及泰武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割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並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中閒頗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葉甘棠何彼禮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為乖刺而容獨嘆為卓識又文廟別作寢殿祀啓聖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議發於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為主出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從祀九昧於崇功報本之義皆不足為據然核其大致可採者較多王鑑嘗語其門人曰本朝紀事之書當以陸文章為第一即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擬借過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先進遺風二卷

兩江總督孫述本

明耿定向撰毛在增補定向有碩輔寶鑒要覽已著錄在自署太倉人其始末則未詳也是書略仿宋人典型錄之體載明代名臣遺聞瑣事大抵嚴操守礪品行存忠厚者為多蓋明自嘉靖以後開國敦龐之氣日遠日漓士大夫恬權營賄風尚日偷定向陳先進齋行以救時弊故所紀多居家行己之細事而朝政罕及焉考其著書之時正分宜驕怙之日定向其有微旨乎其閒如曲譽李東陽之類未免鄉曲之私提唱姚江之學亦未免門戶之見然著書大旨不在是略其小疵可也此本為陳繼儒祕笈所刻體例混淆原書遺續輯不甚可辨聞有論斷亦不知為誰語以行款推之殆每條第一字跳行者為定向之書其第一字平書者為在之書歟今未見定向之原本不可考矣

觚不觚錄一卷

安樂通編

明正世貞撰世貞有金山堂別集已著錄是其專記明代典章制度於今昔沿革尤詳自序謂觚之不復舊觚蓋感一代風氣之升降也雖多紀世故頗涉瑣屑而朝野軼聞往往可資考據若徐學謨博物典彙載高拱考察科道被劾者二十七人並載名氏說者謂其諱於故事而是書并詳及諸人所以被劾之故為學謨所不及載於情事首尾尤為完具蓋世貞弱冠入仕晚成是書閱歷既深見聞皆確非他人之裨販耳食者可比故

所敘錄有足備史家甄擇者焉

河氏語林二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齋叢說已著錄是編因晉裴啓語林之名其義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爲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蹟續之併義慶原書共得二千七百餘條其簡汰頗爲精審其採掇舊文翦裁鏘鏘具有簡澹雋雅之致視僞本李廷續世說剽掇南北二史冗沓擁腫徒盈卷帙者乃轉勝之每條之下又仿劉孝標例自爲之註亦頗爲博贖其閒摭拾既富閒有抵牾如王世懋讀史訂疑所謂以王莽時之陳咸爲漢成帝時之陳咸者固所不免然於諸書外互實多訂正如第二十二卷紀元載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證亦未嘗不極確核雖未能抗駕臨川竝驅千古要其語有根柢終非明人小說所可比也

右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八十六部五百八十一卷皆支淵閣著錄

案紀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閒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世說新語古俱著錄於小說其明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五十二

小說家類三

山海經十八卷

內所藏本

晉郭璞註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禱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卽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開作山海經趙焜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攜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合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詞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至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書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郭璞註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闕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讀二卷今其讀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卽秀所定不應自相抵牾疑其贗託然璞序已引其文相傳既久今仍併錄焉書中序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都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慎諸家竝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

山海經廣註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任臣撰任臣有十國春秋已著錄是書因郭璞山海經註而補之故曰廣註於名物訓詁山川道里皆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

小說家類三

一

所訂正離嗜奇愛博引據稍繁如堂庭山之黃金青邱山之鸞鴛雖販婦傭奴皆識其物而旁徵典故未免贅
疣卷首冠難述一篇亦涉冗蔓然摘摭宏富多足為考證之資所列逸文三十四條白楊慎丹鉛錄以下十八
條皆明代之書所見實無別本其為禪販誤記無可致疑至應劭漢書註以下十四條則或古本有異亦頗足以
廣見聞也舊本載圖五卷分爲五類曰靈祇曰異域曰獸族曰羽禽曰鱗介云本宋咸平舒雅舊彙雅本之張
僧繇其說影響依稀未之敢據其圖亦以意爲之無論不真出雅與僧繇卽說果確實二人亦何由見而圖之
故今惟錄其註圖則從刪又前列引用書目五百三十餘種多採自類書虛陳名目亦不瑣錄焉

穆天子傳六卷 兩江總督
按述本

晉郭璞註前有荀勗序案東哲傳云太康二年汲縣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
篇周食用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案今盛姬事載穆天子傳第六卷蓋卽東哲傳所謂雜書之一
篇也尋其文義應歸此傳東哲傳別出之非也此書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者不過西方一國君
所謂縣圃者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爲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
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爲近實郭璞註爾雅於西王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於河出
崑崙墟句雖引大荒西經而不言其靈異其註此書乃頗引志怪之談蓋釋經不敢不謹嚴而妄釋雜書則務矜
博洽故也

案穆天子傳齊晉人起居注類徒以編年紀月敘述西遊之事當近乎起居注耳實則恍惚無徵又非逸周
書之比以爲古書而存之可也以爲信史而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今退置於小說家義求其富無庸以
變古爲嫌也

神異經一卷 內附
藏本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所載皆荒外之言怪誕不經共四十七條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極斥此書稱東方朔撰張茂

先傳之僞今考漢書本傳歷敘朔所撰述言凡劉向所錄朔書俱是世所傳他事皆非其贊又言後世好事者取其奇言怪語附著之朔云云則朔書多出附會在班固時已然此書既劉向七略所不載則其爲依託更無疑義晉書張華本傳亦無註神異經之文則件華註亦似屬假借振孫所疑誠爲有見然隋志載此書已稱東方朔撰張華註則其僞在隋以前矣觀其詞華縟麗格近齊梁當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與洞冥拾遺諸記先後並出故其中西北荒金闕銀盤明月珠事陸倕石闕銘引用之其中玉女投壺事徐陵玉臺新詠序引用之流傳既久固不妨過而存之以廣異聞又考廣韻去聲四十一漾收憇字說文玉篇皆所不載註稱憇似獅子實本此經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名曰憇之文則小學家已相援據不但文人詞藻轉相採摭已也隋志列之史部地理類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類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異於輿圖亦無關於修煉其分兼均屬未安今從文獻通考列小說類中庶得其實焉

海內十洲記一卷

兩江樓齋
探進本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十洲者祖洲瀛洲懸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也又後附以滄海島方丈洲扶桑蓬邱崑崙五條其言或稱臣朔似對君之詞或稱武帝又似追記之文又盛稱武帝不能盡朝之術故不得長生則似道家夸大之語大抵恍惚支離不可究詰考劉向所錄朔書無此名書中載武帝幸華林園射虎事案文選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註引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武帝時安有是號蓋六朝詞人所依託觀其引衛叔卿事知出神仙傳後引五岳真形圖事知出漢武內傳後也然自隋志已著於錄李善註張衡南都賦宋玉風賦鮑照舞鶴賦張衡思元賦曹植洛神賦郭璞遊仙詩第一首第七首江淹擬郭璞遊仙詩夏侯元東方朔畫贊陸倕新刻漏銘並引其文爲證足見其詞條豐蔚有助文章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於莊子北冥條下引此書曰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則通儒訓詁且據其文矣唐人詞賦引用尤多固錄異者所不能廢也諸家著錄或入地理循名責實未見其然今與山海經同退置小

說家焉

漢武故事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漢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考也所言亦多與史記漢書相出入而雜以妖妄之語然如蘇文類聚三輔黃圖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甲帳珠簾王母青雀茂陵玉椀諸事稱出漢武故事者乃皆無之又李善註文選西征賦引漢武故事二條其一爲相谷亭事此亦無之其一爲衛子夫事此本雖有之而文反略於善註考隋志載此書二卷諸家著錄竝同錢曾讀書敏求記亦尚作二卷稱所載凡二本一是錫山秦汝操編石書堂本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又與秦本互異今兩存之云云兩本今皆未見此本爲明吳琯古今逸史所刻併爲一卷僅寥寥七八頁蓋已經刊削又非兩家之本以其六朝舊帙姑存備古書之一種云爾

漢武帝內傳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漢班固撰隋志著錄二卷不註撰人宋志亦註曰不知作者此本題曰班固不知何據殆後人因漢武故事僞題班固遂併此書歸之歟漢書東方朔傳贊稱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嗣此書乃載朔乘龍上昇與傅贊白相矛盾其不出於固灼然無疑其文排偶華麗與王嘉拾遺記陶宏景真誥體格相同考徐陵玉臺新咏序有靈飛六甲高擗玉函之句實用此傳六甲靈飛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語則其僞在齊梁以前又考郭璞遊仙詩有漢武非仙才句與傳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語相合葛洪神仙傳所載孔元方告馮遇語與傳中稱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受二人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云云相合張華博物志載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雲車來云云與此傳亦合今本博物志雖真僞相參不足爲證而李善註文選洛神賦已引博物志此語足信爲張華之舊文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爲乎陸德明莊子釋文註大宗師篇西王母亦引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事與今本所載同而文句迥異或

德明彙括其詞賦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漢武內傳一卷屏守居士空居閣校本東晉守居士常熟馮舒之別號也廣記刪去元靈

二曲及十二事篇目又脫朱鳥窗一段對過始知此本為完書案李商隱詩曰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

嬌又曰如何漢殿穿銀夜又向窗前覩阿環皆用朱鳥窗事知古本當有此一段李善註文選郭璞遊仙詩引漢

武內傳西王母侍女歌曰遂乘萬龍輻馳騁西九野二句正元靈曲中語知古本當有此二曲錢曾所云良是今

檢此本亦無元靈二曲及朱鳥窗一段而有十二事之篇目與曾所說又不同又玉海引中興書目曰漢武帝

內傳二卷載西王母事後有淮南王公孫卿程邱君八事乃唐終南元都道上游巖所附今亦無此八事蓋明人

刪竄之本非完書矣

漢武洞冥記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光祿勳事蹟具後漢書方術傳是書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

支獻通考有拾遺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引憲自序謂漢武明僭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

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其別錄又於御覽中鈔出則四卷亦非全書別錄當即

拾遺也今憲序與拾遺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諸書所引皆相符合蓋猶舊本考苑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至

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後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關東鮑鮑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徒以澆酒放火

一事遂抑之方術之中其事之有無已不可定至於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未必真出憲手又詞句多謬

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託為之然所言影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時稱博洽後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

以字句妍華足供採擷至今不廢良以是耳若其中伏生受尚書於李克一條悠謬支離全乖事實朱彝尊乃

採以入經義考則嗜博會奇有失別擇非著書之體例矣

拾遺記十卷內府藏本

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事蹟具晉書藝術傳考舊本繫之晉代然嘉實持秦方士是時關中雲擾與

典午開絕久矣稱晉人者非也其書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後經亂亡殘闕梁蕭統羅補綴定爲十卷并附著所論命之曰錄卽此本也綺序稱文起義炎以來事遂西晉之末然第九卷記石虎燭龍至石氏廢滅則事在穆帝永和六年之後入東晉久矣綺亦約略言之也嘉善蓋傲郭憲洞冥記而作其言荒誕謹以變傳皆不合如皇娥謠歌之事趙高登仙之說或上誣古聖或下獎賊臣尤爲乖逆綺錄亦附會其詞無所糾正然歷代詞人取材不竭亦劉勰所謂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者歟虞初九百漢人備錄六朝舊友今亦存備採掇焉

搜神記二十卷

內府藏本

書本題首于寶撰寶字令升新蔡人元帝時以著作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事蹟具晉書本傳史稱寶戚父婢再生事遂撰集古今靈異神祇人物變化爲此書其自序一篇亦載於傳內隋志新舊唐志俱著錄三十卷宋志作搜神總記十卷亦云寶撰崇文總目則云搜神總記十卷不著撰人名氏或云于寶撰非也案此條本爲胡愷亨秘冊彙函所刻後以其版歸毛晉漏入津逮祕書者考太平廣記所引一一與此本相同以古書所引證之裴松之三國志註魏志明帝紀引其柳谷石一條齊王芳紀引其火浣布一條蜀志糜竺傳引其婦人寄載一條吳志孫策傳引其子吉一條吳夫人傳引其夢月一條宋夫人傳引其朱主一條皆具在此本中劉孝標世說新語註引其盧充金盃一條劉昭續漢志註五行志荊州童謠條下引其華容女子一條建安四年武陵充縣女子重生條下引其李娥一條桓帝延熹七年條下引其大蛇見德陽殿一條郡國志馬邑條下引其秦人築城一條故道條下引其施頭騎一條李善註王粲贈文叔良詩引其文穎字叔良一條註思元賦引其張車子一條註鮑照擬古詩引其大康帕頭一條劉知幾史通引其王喬飛鳥一條亦皆具在此本中似乎此本卽寶原書惟太平寰宇記青陵堂條下引其韓憑化蛟蝶一條此本乃作化鸞鸞郭忠恕佩欄上篇稱于寶撰神記以程程爲類蓋此本吳赤烏三年豫章民楊度一條凡三見程程字安陽城南亭一條亦有程程字均不作類婆又續

沈志註地理志緣氏條下引其延壽亭一條巴郡條下引其澤中有龍鳴鼓則雨一條五行志建安七年醴陵山鳴條下引其論山鳴一條李善蜀都賦註引其澹臺子羽一條陸機皇太子宴元圃詩引其程衡說石圖一條此本亦皆無之至於六卷七卷全錄兩漢書五行志司馬彪雖在齊前續漢書實應及見似決無連篇鈔錄一字不更之理殊爲可疑然其書敘事多古雅而書中諸論亦非六朝人不能作與他僞書不同疑其卽諸書所引綴合殘文傳以他說亦與博物志逆異記等但顧二書者耳目隘陋故辨漏百出對此書者則多見古籍頗明體例故其文斐然可觀非細核之不能辨耳觀書中謝尚無子一條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二卷引之註曰出誌怪錄是則摭拾之明證胡震亨跋但稱謝尚爲鎮西將軍在穆帝永和申寶此書嘗示劉懷慎卒於明帝大寧中則書在尙加鎮西將軍之前二十餘年疑爲後人所附益猶未考此條之非本書也胡應麟甲乙判言曰姚叔祥見余家藏書目中有下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藝文初學書鈔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石石匱函巖上窟掘得耶大抵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斯言允矣

搜神後記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晉陶潛撰中記桃花源事一條全錄本集所載詩序惟增註漁人姓黃名道真七字又載于寶父婢事亦全錄晉書劉琨之迹顯然可見明沈士龍跋謂潛卒於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兩年事陶集多不稱年號以于支代之而此書題永初元嘉其爲僞託固不待辨然其書文詞古雅非唐以後人所能隋書經籍志著錄已稱陶潛則屬撰錄名其來已久又陸羽茶經引其中晉武帝時宣城入秦精入武昌山採茗一條與此本所載相合封演間見記引其中有人因病能飲一斛二斗後吐一物一條與此書桓宣武督將一條僅文有詳略及牛肺字作牛肚若痕字作斛二痕其事亦與此本所載相合知今所傳刻猶古本矣其中丁令威化鶴阿香雷車諸事唐宋詞入茲遞相援引承用至今題陶潛撰者固妄要不可謂非六代遺書也

異苑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探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爲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又稱嘗爲劉毅郎中令以事件殺爲所奏免官今案書中稱殺鎮江州彌譟愈劇又載毅妻爲桓元所得擅寵有身多蓄僮僕毀之詞則震亨之言當爲可信惟書中自稱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以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考之時方以驃騎將軍領荊州刺史與敬叔所記相合而震亨傳中未之及則僞疎也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書經籍志所載相合劉知幾史通謂晉書載武庫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飛去乃據此書載入亦復相合惟中間太平御覽所引傳承亡餓一條此本失載又稱宋高祖爲宋武帝裕直舉其國號名諱亦不似當時臣子之詞疑已不免有所佚脫竄亂然核其大致尚爲完整與博物志述異記全出後人補綴者不同且其詞旨簡澹無小說家猥瑣之習斷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甫詩中陶侃胡奴事據世說新語但知爲侃子小名勘驗是書乃知別有一事甫之援引爲精切則有神於考證亦不少矣

續齊諧記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梁吳均撰均事蹟具梁書本傳唐藝文志作吳筠案唐有道士吳筠乃大歷時人是書隋志著錄杜公瞻荆楚歲時記註歐陽詢藝文類聚已先引其文非筠明其唐志蓋傳寫之譌吳琯刊本有元陸友跋曰齊諧志怪蓋莊生寓言今均所續特取義云爾前無其書也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均書之前有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齊諧記七卷唐志小說家亦並載之然則均書實續無疑文謂前無其書亦爲失考所記皆神怪之說然李善註文選於陸機豫章行引其田氏三荆樹一條於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引其成武丁一條韋豹到禹錫嘉話引其霍光金鳳輜一條蕭潛通天厚導一條張產遠歷代名書記引其徐邈鱈魚一條是在唐時已援爲典據亦小說之表表者矣惟劉阮天台一事徐子光註李瀚蒙求引續齊諧記之文述其始末甚備而今本無此條豈原書久佚後人於太平廣記諸書內鈔合成編故偶有遺漏歟

隋頡之推損之推有家訓已著錄此書隋志不載唐書藝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獻通考作北齊遺冤志二卷考
宋史藝文志作顏之推遺冤志太平廣記所引亦皆稱遺冤志與今本合則唐志爲傳寫之謬至書中所記上始
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目以北齊卽之推亦始本梁人後終隋代觀陸法言切韻序則開皇之初尙與劉臻等八
人同時定韻更不得目以北齊殆因舊本之首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遂誤以冠於書名上歟觀宋史又載
釋庭藻續北齊遺冤志一卷則誤稱北齊亦已久矣自梁武以後佛教彌昌士大夫率皈依能仁盛談因果之推
家訓有歸心篇於罪福尤爲篤信故此書所述皆釋家報應之說然齊有彭生晉有申生鄭有伯有衛有渾良夫
其事並載春秋傳趙氏之大厲趙王如意之荅犬以及魏其武安之事亦未嘗不載於正史強魂殺魄過厲氣而
爲變理固有之尙非天堂地獄幻杳不可稽者比也其文詞亦頗古雅殊異小說之冗濫存爲鑑戒固亦無害於
藝矣陳繼儒嘗刻入祕笈中刊削不完僅存一卷此本乃何鍾漢魏叢書所刻猶爲原帙今據以著錄焉

集異記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薛用弱撰案唐書藝文志載用弱字中勝長慶光州刺史其里籍則未言此本卷首題曰河東然唐代士族率
題郡望劉必彭城李必隴西其確生何地則未之知三水小牘案此書今佚此條見太平廣記三百十二卷所引載其大和中自僦曹邸
出守弋陽爲政嚴而不殘蓋在當時稱良吏其事蹟亦無考也是書所記凡十六條晁公武讀書志稱其首載後
佐卿化鶴事此本正以此條爲首與異氏所記合蓋猶舊本其敘述頗有文采勝他小說之凡鄙世所傳狄仁傑
集翠裘王稚鬱輪袍王積薪婦姑圍禁王之漁旗亭畫壁諸事皆出此書其長常山新宮銘洪邁容齋隨筆推爲
奇作蘇軾與子過詩所謂兩應奴隸蔡少霞我亦伯仲山元卿者卽用其事卷帙雖狹而歷代詞人恆所引據亦
小說家之表表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是書一名古異記然諸家著錄俱無此名不知振孫何本又唐比部郎中
陸勣亦有集異記二卷與用弱此本名同故文獻通考題勣書曰陸氏集異記以別於用弱書焉

博異記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唐谷神子還古撰不著姓氏考晁公武讀書志載老子指歸十三卷亦題谷神子註不著姓氏而唐書藝文志有馮廓註老子指歸十三卷與公武所言書名卷數皆合則谷神子其馮廓歟胡應麟二酉經遺則曰唐有詩人鄭遷古爲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其說亦似有依據然書無明主關所不知可矣其書載敬元穎許漢陽王昌齡張竭忠崔元微陰隱客岑文本沈亞之對方元馬燧十人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八卷載李全質一條稱會昌壬戌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云云此本無之蓋亦鈔合而成非完帙也所記皆神怪之事敘述雅贖而所錄詩歌頗工教視他小說爲勝惟師曠鏡銘一條不似三代語爾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屬時忌故隱其名前有自序亦稱非徒但責笑語抑亦粗顯歲規或冀避耳之詞稱擬周身之戒今觀所載殊不見觸忌之語而證以太平廣記所引又確爲本書非出依託未審其寓言之旨何在也

杜陽雜編三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唐蘇鶚撰鶚有演義已著錄此編所記上起代宗廣德元年下盡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爲標目其中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遺郭子橫之洞冥雖必舉所聞之人以實之殆亦俗語之爲丹青也所稱某物爲某年某國所貢者如日林大林文單吳明拘頭大軫南昌湖東條支鬼谷河陵兜離唐書外國傳皆無此名諸帝本紀亦無其事卽如夫餘國久併於渤海大氏而云武宗會昌元年夫餘來貢屬實地接越嶺漢書唐書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迥之顯然者矣然鋪陳綉豔詞賦極所取材固小說家之以文采勝者讀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飾至今沿用殆以是與其曰杜陽雜編者晁公武讀書志謂鶚居武功之杜陽蓋因地以名其書云

前定錄一卷續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鍾輅撰輅大和中人官崇文館校書郎唐書藝文志作鍾輅未詳孰是也是書所錄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則與書錄解題所言合前有自序稱庶遠識之士知其不誣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較他小說爲有勸戒高彥休唐

史曰世傳前定錄所載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驗者蓋卽指此書然小說多不免附會亦不能獨爲此書責也續錄一卷不題撰人名氏書錄解題亦載之觀其以唐明皇與唐元宗析爲兩條知爲雜採類書而成失於刪併又柳宗元一條乃全引龍城錄語龍城錄爲宋王銍僞撰則非唐以前書明矣

桂苑叢談一卷

內附
藏本

案新唐書藝文志載桂苑叢談一卷註曰馬翊子子休撰不著姓名見公武引李淑邯鄲書目云姓嚴疑馬翊子其號而子休其字也陳繼儒刻入祕笈乃題爲唐子休馬翊著顛倒其文誤之甚矣其書前十條皆載咸通以後鬼神怪異及瑣細之事後爲史遺十八條其十二條亦紀唐代雜事餘六條則兼及南北朝然如高澈捕賊高延宗縱恣崔宏度酷虐諸事齊隋本史皆已載之又似摘鈔卷中未及刊削者疑已經後人竄亂非原書也其甘露亭一條稱吳王收復浙右之歲者當爲昭宗天復二年時始封楊行密爲吳王故子休以此稱之然則作是書者其江南人歟

劇談錄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唐康駢撰王定保據言作唐駢蓋傳寫之譌唐書藝文志作康駢以其字爲言證之二字義皆相合未詳孰是諸書引之皆作駢疑亦唐志誤也駢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是書成於乾寧二年皆記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議論附之凡四十餘條今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卽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此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簡補行字蓋猶影鈔宋本如潘將軍一條註中疑爲潘鶴碑字今本劔俠傳從廣記刪擬此條譌爲潘鶴碎遂不可解知此本爲善矣其中載元微七年老擢第執贊謁李賀一條古夫于亭雜錄之曰案元履第既非逆緣於賀亦稱前輩容執贊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堪如此其論最當然稗官所述半出傳聞眞僞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爲據亦未可全以爲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

內府藏本

唐張讀撰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讀字聖册唐書藝文志載讀建中西符錄十卷註曰讀字聖用册用字形相近義亦兩通未詳孰是也深州陸澤人傳唐書附見其祖張薦傳中稱其登進士第有俊材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新唐書藝文志則稱為僖宗時吏部侍郎高彥休唐闕史亦稱張侍郎讀為員外郎張休復之子案舊唐書牛僧孺之外孫年十九登進士第不言其為吏部禮部以典貢舉之文證之蓋新唐書為誤矣是書所記皆鬼神靈異之事豈以其外祖牛僧孺嘗作元怪錄讀少而習見故沿其流波歟補遺二卷舊本併題讀撰然諸家書目皆無之疑刊刻者照他書所引載於後也宣室之義蓋取漢文帝宣室受釐召賈誼問鬼神事然鬼神之對雖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實不因鬼神而立取以題諸怪之書於義未當特久相沿習不覺耳今特附訂其失庶讀者有考無相沿焉

唐闕史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唐高彥休撰彥休始末未詳書中鄭少尹及第一條有開成二年江夏伯禪再司文柄語考舊唐書高錯傳錯於大和三年以吏部員外郎奉詔詣定較試別頭進士明經開成元年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尋為禮部侍郎掌貢部者三年出為鄆岳觀察使而卒鄆岳正江夏之地所言官品事蹟俱合則彥休當為錯之從孫惟新舊書皆失錯之里籍遂不知彥休為何地人耳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彥休自號參寥子唐藝文志註亦同宋史藝文志載闕史一卷註曰參寥子述又載高彥休闕史二卷分為前書述人殊為對說又黃伯思東觀餘論自此書跋云敘稱甲辰歲編次蓋僖宗中和四年而其間有已書信號者或後人追改之今考序中自言乾符甲子生乾符無甲子當為甲午之為下註中和四年僅十年不應即能著書由是以後惟齊開運元年為甲辰上推乾符元年甲午生年當七十一歲尚有著書之理然則彥休蓋五代人也其書諸家著錄皆三卷今止上下二卷似從他書鈔撮而成非其原本張耒宛邱集稱賈長卿嘗辨此書所載白居易母墮并事此本無之是亦不完之一

證然自序言其五十一篇分爲上下二卷又似非有脫遺者或後人併追改其序歟王士禛居易錄譏其首載李師道之黨丁約獄俘闕下臨刑幻化仙去事以爲導逆其說甚當然所載如周墀之對文宗崔閻之對宣宗鄭薰判宦官之廢子虛揣之議鎮州皆足與史傳相參訂李可及戲論三教一條謂伶人不當授官持論尤正他如皇甫捷作福先寺碑劉蛻齋齋桓公器箴長鳴非姓筆諸事亦足以資考證不盡小說荒怪之談也

甘澤謠一卷

江蘇通志採進本

唐袁郊撰鬼公武讀書志云載講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振孫書錄解題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此本爲毛晉所刊云得之華陰楊儀篇數與讀書志合然但有儀序而無郊自序儀序稱郊爲唐祠部郎中中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不知儀何所據也書影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偽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鈔太平廣記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廣書中之重僂矣今考書影所稱夢羽即儀之字其所稱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見錢希言增補薄明經爲魚一條稱舊見唐入小說有甘澤謠魚服記甚詳今此本無魚服記豈希言所見乃先出

一本耶然據此本所載與太平廣記所引者一一相符則兩本皆出廣記不得獨指儀本爲重僂又袁軋散佚重編成帙亦不得謂之贗書所論殊爲未允其書雖小說家流而瑣事軋聞往往而在如杜甫飲中八仙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惟魚遂不見於書傳今考此書陶硯條中實有布衣魚遂而絕無口吃之說足以證師古僞註之謬是亦足資考證不盡爲無益之談矣

關天傳信記一卷

浙江鶴山蔡家藏本

唐鄭繁撰繁字蘊武滎陽人登進士第累官右散騎常侍好以詩謠詆諷昭宗意其有所蘊蓄擢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敬後節五作宰相時事可知者即其人也舊唐書本傳稱繁嘗歷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石司三郎而是書原本首署其官爲吏部員外郎本傳顧未之及或史文有所脫漏歟書中皆記開元天寶

故事凡三十二條自序稱簿領之暇搜求遺逸期於必信故以傳信爲名其紀明皇戲游城南王瑤延過其家謀
誅韋氏一條據唐書瑤傳乃瑤選補主簿過謝太子乘機進說以除太平公主竝無先過瑤家之事司馬光作通
鑑亦不從是書惟新唐書兼採之然韋氏稱制時瑤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安得復卜居韋杜繁所記恐非事
實宜爲通鑑所不取又如華陰見岳神夢遊月宮羅公遠隱形葉法善符錄諸事亦語涉神怪未能盡出雅馴然
行世既久諸書言唐事者多沿用之故錄以備小說之一種焉

稽神錄六卷

內府藏本

宋徐鉉撰鉉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爲翰林學士隨李煜歸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敢騎常侍淳化初坐累請
靜難軍司馬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稱告記神怪之事吳公武讀書志載其自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
十年則始於後唐廢帝清泰二年迄於周世宗顯德二年猶未入宋時所作書中惟乾寧天復天祐開成同光書
其年號自後唐明宗以後則但書甲子考馬永卿懶真子稱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爲恥碑文
但書甲子此書猶在李璟去帝號前三年殆必原用南唐年號入宋以後追改之其稱楊行密曰僞吳稱南唐曰
江南其官亦稱僞某官亦入宋以後所追改歟讀書志云所載一百五十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元本十卷此無
卷第當是他書中錄出者案今本止六卷而反有一百七十四事末又有拾遺十三事與晁氏陳氏所云卷數條
數俱不合案楓窗小牘云太宗命儒臣修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
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正有徐鉉更言無情者於是此錄遂得見收疑是錄全載太平廣記中後人錄出成帙而
三大書徵引浩博門目叢雜所列諸事凡一名墨見者太平御覽皆作又字文苑英華皆作前名字廣記皆作同
上字其間前後相連以甲蒙乙者往往而是或緣此多錄數十條亦未可知也讀書志又云楊大年云江東布衣
一蒯亮好大言誇誕鉉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者鉉騎省集中有送蒯參軍亮詩前四句云昔年聞
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會談天下事折腰猶忤俗人情則鉉客實有蒯亮然不言及說鬼事又書中載

破痛得暮子得絨二章云聞之於亮則不題亮名者似非亮語趙與肯寶選錄備載洪邁夷堅志諸序稱其三志庚集序考徐鉉精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瀾亮之事非是其說必有所考今不得而見之矣

江淮異人錄二卷

永樂九
興本

宋吳淑撰淑有事類賦已著錄是編所紀多道流俠客術士之事凡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徐鉉嘗積二十年之力成稽神錄一書淑爲鉉矜矜耳擗日染挹其流波故亦喜語怪歎鉉書說鬼事誕漫不經淑書所記則周禮所謂怪民史記所謂方士前史往往見之尙爲事之所有其中如耿先生之類馬令陸游二南唐書皆採取之則亦非盡盡空也尤袤遂初堂書目載此書作江淮異人傳疑傳寫之譌又宋史淑本傳載是書三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二卷宋藝文志亦同則列傳以二爲三由字誤矣其書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撮拾編次適得二十五人之數首尾全備仍爲完書謹依宋志仍分爲上下二卷以復其舊焉

太平廣記五百卷

內府
藏本

宋李昉奉敕監修同修者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宋白王克貞張洎董淳趙鼎陳鄂呂文仲吳淑十二人也以太

平興國二年三月奉詔三年八月表進

此據宋會要之文王禹偁作二年三月成實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書成未詳孰是

六年正月勅雕版印行凡分五

十五部所採書三百四十五種古來軼聞瑣事僻處遺文咸在焉卷帙輕者往往全部收入蓋小說家之淵海也

玉海稱廣記錄本頒天下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收版貯之太清樓故北宋人多未之睹鄭樵號爲博洽而通

志校讎略中乃謂太平廣記爲人手御覽中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誤合兩書而一之是樵亦未嘗見矣其書

雖多談神怪而採摭繁富名物典故錯出其間詞章家極所採用考證家亦多所取資又唐以前書世所不傳

者斷簡殘編尙間存其什一尤足貴也此本爲明嘉靖中右都御史談愷所刊卷頁開有關佚胡應麟二酉綴

遺目談於此書頗肆方校讎中開噴齋類二卷無類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類胡淵等五事婦人類

關李誕等七事談謂編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又曰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

說談已考補餘目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云云則書在當時已非完帙今亦姑仍舊本錄之焉

蒲亨客話十卷

南江魏晉探述本

宋黃休復撰休復有益州名畫錄已著錄是編乃雜錄其所見聞始王孟二氏終於宋眞宗時皆蜀中軼事無一條旁涉他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記多蜀事似未備檢其書但約略言之也李暉作益州名畫錄序稱其選春秋學又稱其翳丹養親書中李處士一條極論杜預以左傳合經之誤足徵其深於春秋其他論燒煉服餌導引之術臚列道家靈迹者居全書之大半足徵其嫻於丹法餘雖多及神怪而往往借以勸戒在小說之中最爲近理其記吳王客省使高勳以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獻爲蜀太子當時識者謂是羲之撰序之後刻石蘭亭之本其說爲自古錄金石書所未聞案寶鼎錄引蔡條之言曰定武本乃江左所傳者會稽石也其說殆卽因此事而附會又記唐德宗疑韋卓有異志陰遣僧行勸誘之餌丹至貞元二十年丹毒發而死亦唐史所不載又記雷琴所以爲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而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皆足以廣異聞其駁北夢瑣言所記高駢鎮蜀時術士王劍換福感寺塔金相輪事謂淳化五年相輪墜地實銅鐵所鑄證孫光憲爲誣亦足訂小說之謬也

分門古今類事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述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亦未著錄卷首題蜀本二字第八卷內載有先大夫龍泉夢記一篇記中稱崇寧乙酉按漕解次年叨第末署政和七年三月宋如璋記是作此書者卽如璋之子特前後無序跋其名已不可考矣書分十二類凡帝王選兆門二卷異兆門三卷夢兆門三卷相兆門二卷卜兆門二卷識兆門二卷祥兆門一卷婚兆門一卷墓兆雜志門一卷爲善而增門一卷爲惡而損門一卷大旨徵引故事以明事有定數無容妄觀而又推及於天人迪吉從逆之所以然雖採摭叢瑣不無涉於誕幻而警發世俗意頗切至蓋亦前定錄樂善錄之類且其書成於南渡之初中間所引如成都廣記該聞錄廣德神異錄唐宋遺史寶仙傳蜀異記摺紳脾說

靈驗記靈應集諸書皆後世所不傳亦可以資博識之助也

陶朱新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馬純撰純字子約自號樸樵翁單州武城人紹興中爲江西漕使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居越之陶朱鄉搜輯見聞若是書因名曰陶朱新錄純事蹟不概見惟曾稽志載其題能仁寺壁一詩以譏僧宗昂有黃紙除書猶到汝定知清世不遺賢之句爲當時傳誦是書自宋以來史志及各家書目亦皆不著錄然周輝清波雜志引其中韓南一條稱爲樸樵翁陶朱集又稱樸樵翁單父人嘗宦於宣政間蓋卽此書知實出宋人非後來依託也所載皆宋時雜事大抵涉於怪異者十之七八亦甚通夷堅志之流末附元祐黨籍一碑與全書體例頗爲不類考錄中所記馬默思郭真人詩純蓋默之裔孫默在神宗朝以戶部侍郎贊文閣待制致仕奉祠後入黨籍南渡以後力反宣和之政以收人心凡黨人子孫皆從優敘故張綱華陽集中有論其除授太濫一語然士大夫終以爲榮純載是碑蓋以其祖之故亦陸游自稱元祐黨家之意云

駉車志六卷

內府藏本

宋郭彖撰彖字伯象和州人由進士歷官知興國軍是書皆紀鬼神異之事爲當時耳目所見聞者其名駉車志蓋取易睽卦上六載鬼一車之語也張端義貴耳集曰憲聖在南內愛神鬼幻誕等書郭彖駉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似此書嘗經進御矣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載有是書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五卷而明商維濬刻入稗海者又作六卷參錯不一考夷堅志載趙二翁得道事有張簡明父爲作傳郭彖伯象得其文載於駉車志末云云今勘檢此本惟張簡作張壽傳寫異文其在卷末則與洪說相應知猶舊本特後人屢有分析故卷目多寡互異耳書中所載多建炎紹興乾道淳熙間事而汴京舊聞亦間爲錄入各條之末悉分註某人所說蓋用杜陽雜編之例其大旨亦主於闡明因果以資勸戒特摭拾既廣亦往往雜飾附會乖事實如米芾本北宋名流而疑爲蟒精程迥亦南渡宿儒多所著述而以其家奉玉真娘子由此致富張榜能斥姦平亂志操甚正

身後尚廟食邵武而以為救嫌殺人白晝見鬼而卒皆灼然可知其妄其他亦多涉荒誕然小說家言自古如是不能盡繩以史傳取其勉人為善之大旨可矣

夷堅支志五十卷編修正如
藻家藏本

宋洪邁撰邁所著容齋隨筆已著錄是書所記皆神怪之說故以列子夷堅事為名考列子謂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正謂珍禽異獸如山海經之類遺雜錄仙鬼諸事而名取於斯非其本義然唐華原尉張慎素已有夷堅錄之名則邁亦有所本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趙與峕寶退錄亦載夷堅志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不相重複各節錄其序之大略頗為詳簡此本僅存自甲至戊五十卷標題但曰夷堅志以其序支校與昔之所載乃支甲至支戊非其正集惟與昔記支丙作支景謂避其曾祖之嫌名而此仍作丙殆傳寫者所改歟胡應麟筆叢謂所藏之本有百卷核其卷目次第乃支甲至三甲共十一帙此殆胡氏之本又佚其半也宋國楨湧幢小品不知為志中之一集乃云夷堅志本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雜刪之則誤之甚矣陳振孫譏邁為謬用其心其說頗正陳懌勳有堂隨錄則謂邁欲修國史借此練習其筆似乎曲為之詞然其中詩詞之類往往可資採錄而遺聞瑣事亦多足為勸戒非盡無益於人心者小說一家歷來著錄亦何必拘於方隅獨為邁書賈

歟

右小說家類異聞之屬三十二部七百二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博物志十卷內府
藏本

舊本題晉張華撰考王嘉拾遺記稱華好觀祕異圖緯之部掇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闕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然記事采言亦多浮妄可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云云是其書作於武帝時今第四卷物性類中稱武帝泰始中武庫火則武帝以後語矣書影有謂藝文類

瓌引博物志子貢說社樹一條今本不載者案此條實在第八卷中書影蓋偶然未檢然考裴松之三國志註
魏志太祖紀文帝紀滅傳吳志孫資傳引博物志四條今本惟有太祖紀所引一條而佚其前半餘三條皆無之
又江淹古銅劍贊引張華博物志曰鑄銅之工不可復得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今本無此語足證非宋齊梁時
所見之本又唐會要載顯慶三年太常丞呂才奏張華博物志曰白雲是秦帝使素女鼓五弦曲名以其調高
人遂和聲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張華博物志曰劉褒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涼又畫北風圖人
見之覺涼今本皆無此語李善註文選引張華博物志十二條見今本者九條其西京賦註引王孫公子皆古人
相推敬之詞一條閒居賦註引張騫使大夏得石槿李廣利爲試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一條七命註引橙似橘
而非若柚而有芬香一條則今本皆無此語段公路北戶錄引博物志五條見今本者三條其鷓鴣一名鷓鴣一
條金魚腦中有楚金出邛笮塞江一條則今本皆無此語足證亦非唐人所見之本太平廣記引博物志鄭安沈融
川一條趙彥衛雲麓漫鈔引博物志黃藍張鷟得自西域一條今本皆無之見公武讀書志稱卷首有理略後有
讀文今本卷首第一條爲地理稱地理略自魏氏曰以前云云無所謂理略讀文惟地理有之亦不在卷後又趙
與皆寶遺錄稱張華博物志卷末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吳女今本此條乃在八卷之首不在卷末皆相矛盾則
併非宋人所見之本或原書散佚好事者撿取諸書所引博物志而雜採他小說以足之故證以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所引亦往往相符其餘爲他書所未引者則大抵剽擷大戴禮春秋繁露孔子家語本草經山海經拾遺記
搜神記異苑西京雜記漢武內傳列子諸書僉成帙不盡華之原文也又到昭續漢志律歷志引博物記一
條輿服志引博物記一條五行志引博物記二條郡國志引博物記二十九條齊東野語引其中日南野女一條
謂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華取其名而爲志楊慎丹鉛錄亦稱據後漢書註博物記乃唐蒙所作今觀裴松
之三國志註引博物記四條又於魏志涼茂傳中引博物記一條灼然二書更無疑義此本惟載江河水赤一條
又載漢末關中女子及范朋友奴發家重生一條而分爲兩條又載日南野女一條詭譎行不見夫何爲彙行見

丈夫為其狀晶且白句為狀晶目其餘三十一條則悉遺漏豈非偶於他書見此三條以博雅二字相同不辨為
兩書而貿貿採入乎至於雜說下所載豫章衣冠人有數婦一條乃隋書地理志之文唐人所撰華何自見之書
雜合成編之明證矣書中聞有附註或稱盧氏或稱周日用案文獻通考載周盧註博物志十卷又盧氏註博物
志六卷此所載寥寥數條殆非完本或亦後人偶為摘附歟

述異記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梁任昉撰昉字彥昇樂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蹟具梁書本傳此書宋志始著錄卷數與今本相符見公
武讀書志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採斷先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志
之意唐志以為祖沖之所作誤也案隋志先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唐志蓋沿其舊文以為別自一書則可以為
誤題祖沖之則史不誤而公武反誤矣其書文頗冗雜大抵剽剽諸小說而成如開卷盤古氏一條即採徐整三
五歷記其餘精衛諸條則採山海經閻客諸條則採列仙傳趙歷諸條則採拾遺記老桑諸條則採異苑以及防
風氏筑九夜郎王之類皆非僻事不得三世所未聞其武陵源一條則襲陶潛所記而於桃外增李移其地於吳
中周禮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二條則附會竹生東海空桑生大野山九為拙文陋識考昉本傳稱著雜傳二百
四十七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不及此書且昉卒於梁武帝時而下卷地生毛一條云北齊武成
河清年中案河清元年壬午當陳天嘉三年周保定二年後梁蕭巋天保元年距昉之卒久矣昉安得而記之其為
後人依託蓋無疑義姚寬西溪叢語得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句李善注朱仲未詳此書中乃有其事據以補
善注之逸今考李善閒居賦注此句下引荊州記曰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經李代所著有並無未詳之語寬偶
讀誤本不知此書之刪文題注反謂遺注未見此書舛誤甚矣考太平廣記所引述異記皆與此本相同則其偽
在宋以前其中桃都天雞事溫庭筠雞鳴球歌用之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事白居易六帖引之則其書似出中唐
前蛇珠龍珠之諺乃剽竊曄曄語則其書又似出中唐後或後人雜採類書所引述異記益以他書雜記足感

卷帙亦如世所傳張華博物志歟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內府藏本

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子官至太常卿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首有自序云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尙闕其一考語資篇後有云客徵風車事余戲據作破動舞今無所謂破動舞者蓋脫其一篇獨存其篇首引語後前篇之末耳至其續集六篇十卷合前集爲三十卷諸史志及諸家書目並同而胡應麟筆叢云酉陽雜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太平廣記中鈔出續記不及十卷而前集滿秩者甚多悉鈔入續記中爲十卷俟好事者刻之又似乎其書已佚應麟復爲鈔合者然不知應麟何以得其篇目豈以意爲之耶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祕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稱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爲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其曰酉陽雜俎者蓋取梁元帝賦訪酉陽之遺典語二酉藏書之義也其子曰有曰諾臯記者吳曾能改齊漫錄以爲諾臯太陰神名語本地朴子未知確否至其貝編玉格天咫壺史諸名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蓋莫得而深考矣

清異錄二卷

浙江寧海採進本

宋陶穀撰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唐彥謙之孫避晉諱改陶氏任晉爲知制誥書部郎中仕漢爲給事中仕周爲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入宋仍原官加戶部尙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皆採摭唐及五代新穎之語分三十七門各爲標題而註事實緣起於其下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不類宋初人語胡應麟筆叢管辨之今案穀雖入宋實五代舊人當時文格不過如是應麟所云良是惟穀本北人僅一使南唐而花九品九命一條云瓊湖者世本長安因亂南來先主擢置上列乃似江南人語是則稍不可解耳豈亦雜錄舊文刪除未盡耶所記諸事如出一手大抵卽穀所造亦雲仙散錄之流而獨不僞造書名故後人頗引爲詞藻之用樓鑰攻媿集有白醉軒詩揀其自序亦引此書則宋代名流卽已用爲故實相沿既久遂亦不可廢焉

舊本題晉李石撰然第二卷稱今上於前朝作鎮雖屬汨開國號大宋是宋太祖時人矣而又稱晉公亮得龍之
脊王安石得龍之睛全據陸佃埤雅之說又引子華子陳正敏遷齋聞覽晉愷集仙傳均南北宋間之書則併非
北宋初人別本末有其門人進功郎眉山簿黃宗泰跋稱為方舟先生方舟為朱李石之號所作詩如例已著錄
經部中則稱晉李石誤也然石為紹興乾道間人亦不應稱太祖為今上殆亦剽擬說部以為之仍其舊文未及
削改歟其書以補張華所未備惟華書首地理此首天象體例小異其餘雖不分門自然大致略同故自序謂次
第仿華說一事續一事然雖異蓮葉一條與華說復出竟不及檢又王士禛香祖筆記摘其既云到亮合仙丹得
白蠟蟠服之立死又云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鴉食之一夕大泄而死乃更云丹水石穴蟠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
之使人神仙自相矛盾又摘其以文帝使掌故歐陽生受伏生尙書以伏生墓為在灑水以磻溪為在汲郡皆附
會舛誤特以宋人舊笈軼聞瑣語間有存焉姑錄以備參考云爾

右小說家類瑣語之屬五部五十四卷詩文淵閣書錄